

太子宮諫喻太子曉婆羅門唯願慈愍以我等故勿令太子投於火坑若其所須國城妻子及與我身當為給使婆羅門言吾不相逼隨太子意能如是者我為說法不者不說觀其志固各自默然爾時大王即遣使者乘八萬里象宣告一切閻浮提內曇摩鉗太子為於法故却後七日身投火坑其欲見者宜早來會時諸小王四遠士民強弱相扶悉皆雲集詣太子所長跪合掌異口同音白太子言我等諸臣仰憑太子猶如父母今若投火天下喪父永無所怙願愍我曹莫為一人孤棄一切爾時太子語眾人言我於久遠生死之中喪身無數人中為貪更相斬害天上壽盡失欲憂苦地獄之中火燒湯煮斧鋸刀戟灰河劍樹一日之中喪身難計痛徹心髓不可具陳餓鬼之中百毒鑽軀畜生中苦身供眾口負重食草苦亦難數空荷眾苦唐失身命未曾善心為於法也吾今以此臭穢之身供養法故汝等云何復欲却我無上道心我捨此身為求佛道後成佛時當施汝等五分法身眾人默然是時太子立火坑上白婆羅門唯願大師為我說法我命儻終不及聞法時婆羅門即便為說此偈

常行於慈心 除去毒害想
大悲愍眾生 矜傷為雨淚 修行大喜心
同己所得法 救護以道意 乃應菩薩行
說是偈已便欲投火爾時帝釋并梵天王各捉一手而復難之閻浮提內一切生類賴太子恩莫不得所今投火坑天下喪父何為自沒孤棄一切爾時太子報謝天王及諸臣民

何為遮我無上道心天及人眾即各默然輒自并身投於火坑天地大動虛空諸天同時號哭淚如盛雨即時火坑變成花池太子於中坐蓮花臺諸天雨華乃至於膝爾時梵天大王今父王淨飯是爾時母者今摩耶是爾時太子曇摩鉗者今世尊是世尊爾時如是求法為教眾生今已成滿宜當潤彼枯槁之類云何便欲捨至涅槃不肯說法

又復世尊過去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波羅捺國有五百仙士時仙人師名鬱多羅恒思正法欲得修學四方推求宣告一切誰有正法為我說者隨其所欲悉當供給有婆羅門來應之言吾有正法誰欲聞者我當為說時仙人師合掌白言唯願矜愍垂哀為說婆羅門言學法事難久苦乃獲汝今云何直爾欲聞於理不可汝若至誠欲得法者當隨我教仙人白言大師所勅不敢違逆尋即語曰汝今若能剝皮作紙析骨為筆血用和墨寫吾法者乃與汝說是時鬱多羅聞此語已歡喜踊躍敬如來教即剝身皮析取身骨以血和墨仰白之曰今正是時唯願速說時婆羅門便說此偈

常當攝身行 而不殺盜淫
不兩舌惡口 妄言及綺語 心不貪諸欲
無瞋恚毒想 捨離諸邪見 是為菩薩行
說是偈已即自書取遣人宣寫閻浮提內一切人民咸使誦讀如說修行世尊爾時如是求法為於眾生心無悔恨今者云何欲捨一切入於涅槃而不說法又復世尊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於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尸毘王

所住城號提婆拔提豐樂無極時尸毘王主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土六萬山川八千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嫫女五百太子一萬大臣行大慈悲矜及一切時天帝釋五德離身其命將終愁憤不樂毘首羯摩見其如是即前白言何為慷慨而有愁色帝釋報言吾將終矣死證已現如今世間佛法已滅亦復無有諸大菩薩我心不知何所歸依是以愁耳毘首羯摩白天帝言今閻浮提有大國王行菩薩道名曰尸毘志固精進必成佛道宜往投歸必能覆護解救危厄天帝復白若是菩薩當先試之為至誠不汝化為鵠我變作鷹急追汝後相逐詣彼大王坐所便求擁護以此試之足知真偽毘首羯摩復答天帝菩薩大人不宜加苦正應供養不須以此難事逼也爾時帝釋便說偈言

我亦非惡心
如真金應試 以此試菩薩 知為至誠不
說是偈已毘首羯摩自化為鵠帝釋作鷹急追鵠後臨欲捉食時鵠惶怖飛趣大王入王腋下歸命於王鷹尋後至立於殿前語大王言今此鵠者是我之食來在王邊宜速還我我飢甚急尸毘王言吾本誓願當度一切此來依我終不與汝鷹復言曰大王今者云度一切若斷我食命不得濟如我之類非一切耶王時報言若與餘肉汝能食不鷹即言曰唯得新殺熱肉我乃食之王復念曰今求新殺熱肉者害一救一於理無益內自思惟唯除我身其餘有命皆自護惜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用與鷹買此鵠命鷹報王曰王為施主

等視一切。我雖小鳥理無偏枉。若欲以肉貿此鵠者。宜稱使停。王勅左右疾取稱來。以鈎鉤中。兩頭施盤。即時取鵠安著一頭。所割身肉以著一頭。割股肉盡。故輕於鵠。復割兩臂兩脇。身肉都盡。故不等鵠。爾時大王舉身自起。欲上稱盤。氣力不接。失跨墮地。悶無所覺。良久乃蘇。自責其心。我從久遠為汝所困。輪迴三界。酸毒備嘗。未曾為福。今是精進立行之時。非懈怠時也。種種責己。自強起立。得上稱盤。心中歡喜。自以為善。是時天地六種震動。諸天宮殿皆悉傾搖。乃至色界諸天。同時來下。於虛空中。見於菩薩行於難行。傷壞軀體。心期大法。不顧身命。各共啼哭。淚如盛雨。又雨天華。而以供養。爾時帝釋還復本形。住在王前。語大王曰。今作如是難及之行。欲求何等。汝今欲求轉輪聖王。帝釋魔王。三界之中。欲求何等。菩薩答言。我所求者。不期三界尊榮之樂。所作福報。欲求佛道。天帝復言。汝今壞身。乃徹骨髓。寧有悔恨意耶。王言無也。天帝復曰。雖言無悔。誰能知之。我觀汝身。戰掉不停。言氣斷絕。言無悔恨。以何為證。王即立誓。我從始來。乃至於今。無有悔恨。大如毛髮。我所求願。必當果獲。至誠不虛。如我言者。令吾身體。即當平復。作誓已訖。身便平復。倍勝於前。天及世人。歎未曾有。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尸毘王者。今佛身是也。世尊往昔。為於眾生。不顧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潤益成立。今正得時。云何欲捨一切眾生。入於涅槃。而不說

法。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為於眾生。凡有千首。世尊爾時受梵王請。即便往詣波羅捺國鹿野苑中。轉于法輪。三寶因是。乃現於世。時諸人天。諸龍鬼神。八部之眾。聞說是已。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二)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第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乞食時到。著衣持鉢。獨將阿難入城乞食。時有一老母。唯有二男。偷盜無度。財主捕得。便將詣王。平事案律。其罪應死。即付旃陀羅將。至殺處。遙見世尊。母子三人俱共。向佛叩頭。求哀。唯願天尊。垂濟苦厄。救我子命。誠心欵篤。甚可憐愍。如來慈矜。即遣阿難詣王請命。王聞佛教。即便放之。得脫此厄。感戴佛恩。欣踊無量。尋詣佛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蒙佛慈恩。得濟餘命。唯願天尊。慈愍我等。聽在道次。佛即可之。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墮。身所著衣。變成袈裟。敬心內發。志信益固。佛為說法。諸垢永盡。得阿羅漢道。其母聞法。得阿那含。爾時阿難。目見此事。歎未曾有。讚說如來。若干德行。又復些嗟。母子三人。宿有何慶。值遇世尊。得免重罪。獲涅槃安。一身之中。特蒙利益。何其快哉。佛告阿難。此三人者。非但今日。蒙我得活。乃往過去。亦蒙我恩。而得濟活。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濟活三人。其事云何。佛告阿難。乃往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摩訶羅檀囊。秦言大寶。典領小國。凡有五千。王有三子。其第一者。名摩訶富那寧。次名摩訶提婆。秦言大

天。次名摩訶薩埵。此小子者。少小行慈。矜愍一切。猶如赤子。爾時大王。與諸群臣。夫人太子。出外遊觀。時王疲懈。小住休息。其王三子。共遊林間。見有一虎。適乳二子。飢餓逼切。欲還食之。其王小子。語二兄曰。今此虎者。酸苦極理。羸瘦垂死。加復初乳。我觀其志。欲自噉子。二兄答言。如汝所云。弟復問兄。此虎今者。當復何食。二兄報曰。若得新殺熱血肉者。乃可其意。又復問曰。今頗有人能辦斯事。救此生命。令得存不。二兄答言。是為難事。時王小子。內自思惟。我於久遠生死之中。捐身無數。唐捨軀命。或為貪欲。或為瞋恚。或為愚癡。未曾為法。今遭福田。此身何在。設計已定。復共前行。前行未遠。白二兄言。兄等且去。我有私緣。比爾隨後。作是語已。疾從本徑。至於虎所。投身虎前。餓虎口噤。不能得食。爾時太子。自取利木。刺身出血。虎得舐之。其口乃開。即噉身肉。二兄待之。經久不還。尋迹推覓。憶其先心。必能至彼。餒於餓虎。追到岸邊。見摩訶薩埵。死在虎前。虎已食之。血肉塗漫。自撲墮地。氣絕而死。經於久時。乃還蘇活。啼哭宛轉。迷憤悶絕。而復還蘇。夫人眠睡。夢有三鵠。共戲林野。鷹卒捉得其小者。食。覺已驚怖。向王說之。我聞諺言。鵠子孫者也。今亡小鵠。我所愛兒。必有不祥。即時遣人。四出求覓。未久之間。二兒已到。父母問言。我所愛子。今為所在。二兒哽噎。隔塞斷絕。不能出聲。經于久時。乃復出言。虎已食之。父母聞此。躡地悶絕。而無所覺。良久乃蘇。即與二兒夫人。媠女。馳奔至彼。死

屍之處。爾時餓虎食肉已盡，唯有骸骨狼藉在地。母扶其頭，父捉其手，哀號悶絕，絕而復蘇。如是經久，時摩訶薩埵命終之後，生兜率天。即自生念：我因何行來受此報？天眼徹視，遍觀五趣，見前死屍故在山間。父母悲悼，纏綿痛毒，憐其愚惑，啼泣過甚，或能於此喪失身命。我今當往諫諭彼意。即從天下住於空中，種種言辭，解諫父母。父母仰問：汝是何神？願見告示。天尋報曰：我是王子摩訶薩埵。我由捨身濟虎，餓乏生兜率天。大王當知：有法歸無生，必有終。惡墮地獄，為善生天，生死常塗。今者何獨沒於憂愁煩惱之海，不自覺悟，懃修眾善？父母報言：汝行大慈，矜及一切捨我取終，吾心念汝荒塞寸絕，我苦難計。汝修大慈，那得如是？於時天人復以種種妙善偈句，報謝父母。父母於是小得惺悟，作七寶函，盛骨著中，葬埋畢，訖於上起塔。天即化去。王及大眾還自歸宮。佛告阿難：爾時大王摩訶羅檀那者，豈異人乎？今我父王閱頭檀是時，王夫人我母摩訶摩耶是。爾時摩訶富那寧者，今彌勒是。第二太子摩訶提婆者，今婆修蜜多羅是。爾時太子摩訶薩埵，豈異人乎？我身是也。爾時虎母，今此老母是。爾時二子，今二人是。我於久遠，濟其急厄，危頓之命，令得安全。吾今成佛，亦濟彼厄，令其永離生死大苦。爾時阿難一切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一梵志受齋品第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初夜有二天來詣於佛所。天人身光照

曜，祇桓皆如金色。佛便隨宜演暢妙法，心意開悟，俱得道迹。頭面禮佛，還歸天上。明日清朝，阿難白佛：昨夜二天來覲世尊，威相炳著，淨光赫奕。昔種何德，獲斯妙果？佛告阿難：迦葉如來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婆羅門受持八齋。其一人者求願生天，其第二人求作國王。其第一人還歸其家，婦呼共食。夫答婦言：向受佛齋，過中不食。婦復語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何緣乃受異道之齋？今若相違，不共我飯。當以斯事語諸梵志，使驅擯汝，不與會同。聞此語已，深懷恐怖，便與其婦非時而食。二人隨壽長短，各取命終。願作王者，持齋完具，得生王家，願生天者，由破齋故，乃生龍中。時有一人為王守園，日日奉送種種果蔬。此人後時於泉水中，得一異棕，色香甚美，便作是念：我每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當以與之。如念即與，門監受已，復自思惟：我通事時，每為黃門之所措縮，當以與之，使用斯棕奉貢黃門。黃門納竟，轉上夫人。夫人得棕，復用獻王。王食此棕，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從何處得？夫人即時如實而對。展轉相推，到于園監。王復召喚而問之曰：吾園之中有此美果，何不見奉？乃與他人。園監於是本末自陳。王復告言：自今已後，常送斯棕，莫令斷絕。園監啟曰：此棕無種，從泉中得，勅使常送，無由可辦。王復告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園監還出，至彼園中，憂愁懊惱，舉聲大哭。時有一龍聞其哭音，變身為人來問之曰：汝有何事？悲哭乃爾，是事園監，自宣說。龍還入水，以多美

果著金盤，上用與此人。因告之言：可持此果以奉汝王，并騰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俱為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生於龍中。今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索八關齋法，用遺於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於是奉果於王。因復說龍所囑之變。王聞此已，甚用不樂。所以者何？時世無佛法，又滅盡八關齋文，今不可得。若不稱之，恐見危害。惟念此理是故愁悒。王有大臣最所敬重，王告臣曰：神龍從我求索齋法，仰卿得之，當用寄與。大臣對言：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又告曰：汝今不獲，吾當殺卿。大臣聞此，甚懷惆悵，往至自舍。此臣有父年老耆舊，每從外來，和顏悅色，以慰父意。當於是時，父見其子面色改常，即便問之，何由乃爾？於時大臣便向其父委曲自說。其父答曰：吾家堂柱，每現光明，試破看之，儻有異物。奉父言教，令他挖伐，取而斬析，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經，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即持奉上於王。王得歡喜，不能自勝，便以此經著金盤，自上送與龍。龍獲此經，大用欣慶。便用好寶贈遺於王。受持八齋，懃而奉行。命終之後，生於天宮。人王亦復修奉齋法，壽盡生天，共同一處。昨夜俱來，諮稟法化，應時尋得須陀洹果。永息三塗，遊人天道。從是已往，畢得涅槃。佛說是時一切眾會歡喜奉行。

(四) 波羅捺人身貧供養品第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國中有大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政，既生

數日復能言語。問其父母。世尊在不。答曰。故在。復更問曰。尊者舍利弗。阿難等。悉為在不。答言。悉在。父母見子生便能言。謂其非人深怪。所以便往問佛。佛言。此兒有福。不足疑也。父母歡喜。還歸其家。兒又啟曰。唯願二親為我請佛。及比丘僧。父母告曰。請佛及僧。當須供具。非卒可辦。兒又啟曰。但掃灑堂舍。莊嚴床席。施三高座。百味飲食。當自然至。又我先身之母。今猶存在。居波羅捺國。為我喚之。父母隨語。使人乘象馳奔召來。所以作三高座者。一為如來。二為本生母。三為今身母。佛與眾僧。既入其舍。次第坐定。甘饌美味。自在豐足。佛為說法。父及二母。合家大小。聞法歡喜。盡得初果。此兒轉長。便辭出家。精勤正業。獲致羅漢。阿難白佛。此沙門者。宿種何德。生於豪貴。小而能言。又復學道。逮得神通。佛告阿難。此人前身。生波羅捺為長者子。父亡沒後。家業衰耗。漸致貧窮。雖值佛世。無以供養。念此不悅。情不自釋。便捨豪姓。求為客作。終竟一歲。索金千兩。豪姓問曰。卿欲娶妻耶。答曰。不也。豪姓又問。用金何為。答曰。欲用飯佛。及於聖僧。豪姓告曰。若欲請佛。吾當與金。并為經營。會於我舍。貧者唯諾。便設饍。請佛及僧。由此因緣。命終之後。生在長者家。今復請佛。聞法得道。佛告阿難。往昔貧人者。今長者子。沙門是也。佛說此時。一切眾會。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五)海神難問船人品第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此國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自共議言。

當求明人。用作導師。便請一五戒優婆塞。共入大海。既到海中。海神變身。作一夜叉。形體醜惡。其色青黑。口出長牙。頭上火燃。來牽其船。問估客曰。世間可畏。有過我者。無賢者對。曰。更有可畏。劇汝數倍。海神復問。何者是耶。答曰。世有愚人。作諸不善。殺生盜竊。姪姩。無度。妄言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沒在邪見。死入地獄。受苦萬端。獄卒阿傍。取諸罪人。種種治之。或以刀斫。或以車裂。分壞其身。作數千段。或復曰。擣或復磨之。刀山劍樹。火車鑊湯。寒冰沸屎。一切備受。荷如此苦。經數千萬歲。此之可畏。劇汝甚多。海神放之。隱形而去。船進數里。海神復更化。作一人。形體瘠瘦。筋骨相連。復來牽船。問諸人曰。世間羸瘦。有劇我者。無賢者答言。更有羸瘦。甚劇於汝。海神復問。誰復劇耶。賢者答曰。有愚癡人。心性弊惡。慳貪嫉妬。不知布施。死墮餓鬼。身大如山。咽如針鼻。頭髮長亂。形體黑瘦。數千萬歲。不識水穀。如是之形。復劇於汝。海神放船。沒而不現。船行數里。海神復化。更作一人。極為端正。復來牽船。問諸商客。人之美妙。有與我等者。無賢者答曰。乃有勝汝。百千萬倍。海神復問。誰為勝者。賢者答曰。世有智人。奉行諸善。身口意業。恒令清淨。信敬三寶。隨時供養。其人命終。生於天上。形貌皎潔。端政無雙。殊勝於汝。數千萬倍。以汝方之。如瞎獼猴。比彼妙女。海神取水一掬。而問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賢者答曰。掬中水多。非海水也。海神重問。汝今所說。為至誠不。賢者答曰。此言真諦。

不虛妄也。何以明之。海水雖多。必有枯竭。劫欲盡時。兩日竝出。泉源池流。悉皆旱涸。三日出時。諸小河水。悉皆枯乾。四日出時。諸大江海。悉皆枯竭。五日出時。大海稍減。六日出時。三分減二。七日出時。海水都盡。須彌崩壞。下至金剛地際。皆悉焦燃。若復有人。能以信心。以一掬水。供養於佛。或用施僧。或奉父母。或囚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以此言之。知海為少。掬水為多。海神歡喜。即以珍寶。用贈賢者。兼寄妙寶。施佛及僧。時諸賈客。即與賢者。採寶已足。還歸本國。是時賢者。五百賈客。咸詣佛所。稽首。佛足。作禮畢。已。各持寶物。并海神所寄。奉佛及僧。悉皆長跪。叉手。白佛。願為弟子。稟受清化。佛尋可之。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佛為說法。應適其情。即時開悟。諸欲都淨。得阿羅漢。時諸會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頂戴奉行。

(六)恒伽達品第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是時國中。有一輔相。其家大富。然無兒子。時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合土人民。皆悉敬奉。時此輔相。往詣祠所。而禱之言。我無子息。承聞天神。功德無量。救護群生。能與其願。今故自歸。若蒙所願。願賜一子。當以金銀校飾。天身。及以名香。塗治神室。如其無驗。當壞汝廟。屎塗汝身。天神聞已。自思。惟言。此人豪富。力勢強盛。非是凡品。得為其子。我德。少不能與。願願。若不果。必見毀辱。廟神。便復往。白摩尼跋羅。摩尼跋羅。其力不辦。自詣毘沙門王。啟白。

此事毘沙門言亦非我力能使有子當詣天帝從求斯願。毘沙門王即時上天啟帝釋曰：我有一臣摩尼跋羅，近日見語云王舍城有一輔相從其求子，結立重誓，若願得遂倍加供養，所願若違，當破我廟而毀辱之。彼人豪兇必能如是，幸望天王令其有子。帝釋答曰：斯事至難，當覓因緣。時有一天五德離身臨命欲盡，帝釋告曰：卿命垂終，可願生彼輔相之家。天子答言：意欲出家奉修正行，若生尊榮離俗則難，欲在中流莫遂所志。帝釋復曰：但往生彼，若欲學道，吾當相佐。天子命終降神受胎，輔相之家，即生出外形貌端政，即召相師為其立字。相師問曰：本於何處求得此兒？輔相答言：昔從恒河天神求之，因為作字為恒伽達。年漸長大，志在道法，便啟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告曰：吾今富貴產業弘廣，唯汝一子當嗣門戶，遣吾存活，終不相聽。兒不從志，深自惆悵，便欲捨身更求凡處。於中求出必極易也。於是密去自墜高巖，既墮在地，無所傷損，復至河邊投身水中，水還漂出，亦無所苦。復取毒藥而吞噉之，毒氣不行，無由致死。復作是念：當犯官法為王所殺，值王夫人及諸姪女，出宮到園池中洗浴，皆脫衣服置林樹間。時恒伽達密入林中，取其服飾抱持而出。門監見之，將往白阿闍世王。王聞此事，瞋恚隆盛，便取弓箭自手射之，而箭還反，正向王身。如是至三，不能使中。王怖投弓問彼人言：卿是天龍鬼神乎？恒伽達言：賜我一願，乃敢自陳。王曰：當與恒伽達言，我非是天亦

非龍鬼，是王舍國輔相之兒。我欲出家，父母不聽，故欲自殺，更生餘處，投巖赴河，飲毒不死。故犯王法，望得危命。王今加害，復不能傷。事情如是，何酷之甚！願見顧愍，聽我為道。王尋告曰：聽汝出家修學聖道，因復將之共到佛所。啟白世尊如向之事。於時如來聽為沙門，法衣在體，便成比丘。佛為說法，心意開暢，成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闍世王尋白佛言：此恒伽達者，先世之時，種何善根，投山不死，墮水不溺，食毒無苦，箭射無傷，加遇聖尊，得度生死。佛告王曰：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一大國名波羅捺，其王名梵摩達，將諸宮人林中遊戲，諸姪女輩激聲而歌。外有一人高聲和之。王聞其聲，便生瞋妬，遣人捕來，勅使殺之。時有大臣從外邊來，見此一人而被囚執，便問左右何緣。乃爾其傍諸人具列事狀。臣曰：且待我見王。大臣進入，啟白王言：彼人之罪不至深重，何以殺之。雖和其音而不見形，既無交通，奸姪之事，幸願垂矜，囚其生命。王不能違赦，不刑戮，其人得脫奉事大臣，懃謹無替。如是承給經歷多年，便自思惟：姪欲傷人，利於刀劍。我今困厄，皆由欲故。即語大臣：聽我出家，遵修道業。大臣答曰：不敢相違。學若成道，還來相見。即詣山澤，專思妙理，精神開悟，成辟支佛。還來城邑，造大臣家，大臣歡喜，請供養之。甘饌妙服，四事無乏。時辟支佛於虛空中現神變化，身出水火，放大光明。大臣見之，欣然無量，便立誓願：由吾恩故，命得全濟，使我世世富貴長壽，殊勝奇特，數

千萬倍，令我智德相與共等。佛告王曰：時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道者，今恒伽達是。由是因緣所生之處，命不中天。今值我時，逮致應真。佛說此已，諸在會者，信敬歡喜，頂受奉行。

（七）須闍提品第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爾時世尊而與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老翁、老母，兩目既盲，貧窮孤苦，無止住處，止宿門下。唯有一子，年始七歲，常行乞食，以養父母。得好果菜，其美好者，供養父母，餘殘酸澁，臭穢惡者，便自食之。爾時阿難見此小兒，雖為年小，恭敬孝順，心懷愛念。佛乞食已，還到精舍。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經法，阿難於時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向與世尊入城分衛，見一小兒，慈心孝順，共盲父母住城門下，東西乞食，所得之物，飯食菜果，其美好者，先以供養其老父母，破敗臭穢，極不好者，便自食之。日日如是，甚可愛敬。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為天帝下為聖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阿難白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慈孝父母，不惜身命，能以身肉濟救父母危嶮之命。其事云何？佛告阿難：諦聽善念，我當說之。阿難唯然，當善聽之。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特叉尸利，爾時有王名曰提婆，時彼國王有十太子，各領諸國，最小太子字修婆羅提致。

晉言善住所領國土人民觀望最為豐樂時父王邊有一大臣名曰羅睺每懷兇逆反殺大王大王已死攝正為王即遣兵眾往詣諸國殺諸太子此最小者鬼神所敬時入園中欲行觀看有一夜又從地而出長跪白言羅睺大臣反殺父王遣諸兵眾殺汝諸兄今復遣人欲來殺汝王可思計避其禍難時王聞之心崩惶怖到於其夜便思計校而欲突去時有一兒字須闍提晉言善生至年七歲端正聰黠甚為可愛其王愛念出復來還而抱此兒悲泣歎息其婦見王入出惶怖即而問之何以忽忽如恐怖狀其夫答曰非卿所知婦復牽之我今與汝身命共并危嶮相隨莫見捐捨今有何事當以告示其王答言我近入園有夜又鬼從地而出長跪白我羅睺大臣今興惡逆已殺父王遣諸兵眾殺汝諸兄今亦遣兵當來殺王宜可避之我聞是語心懷恐怖但恐兵眾如是來到是故急疾欲得去耳其婦長跪即白王言願得隨侍莫見孤棄時王即便將婦抱兒相將而去欲至他國時有二道一道七日一道十四日初發惶惶唯作七日糧調規俟一人而已既已出城其心憤亂乃涉十四日道已經數日糧食乏盡飢餓迷荒無餘方計憐愛其子欲殺其婦而欲自濟并用活兒令婦在前擔兒而行於後拔刀欲殺其婦時兒迴顧見父拔刀欲殺其母兒便叉手曉父王言唯願大王寧殺我身勿害我母懇勸諫父救其母命而語父言莫絕殺我稍割食之可經數日若斷我命肉便

臭爛不可經久於是父母欲割兒肉啼哭懊惱而割食之日日割食其肉稍盡唯有骨在未至他國飢荒遂甚父復捉刀於其節解次第剝之而得少肉於是父母臨當棄去兒自思惟我命少在唯願父母向所有肉可以少許還用見施父母不違即作三分二分自食餘有一分并殘肌肉眼舌之等悉以施之於是別去兒便立願我今身肉供養父母持是功德用求佛道普濟十方一切眾生使離眾苦至涅槃樂發是願時三千世界六反震動色欲諸天而皆愕然不知何故宮殿動搖即以天眼觀於世間而見菩薩以身之肉供養父母願成佛道誓度眾生以是之故天地大動於是諸天皆悉來下側塞虛空悲泣墮淚猶如盛雨時天帝釋來欲試之化作乞兒來從其乞持手中肉復用施之即復化作師子虎狼來欲噉之其兒自念此諸禽獸欲食我者我身餘殘骨肉髓腦悉以施之心生歡喜無有悔恨爾時天帝見其執志心不移轉還復釋身住其兒前而語之曰如汝慈孝能以身肉供養父母以是功德用求何等天帝魔王梵天王耶兒即答言我不願求三界快樂持此功德用求佛道願度一切無量眾生天帝復言汝能以身供養父母得無悔恨於父母耶其兒答言我今至誠供養父母無有悔恨大如毛髮天帝復言我今視汝身肉已盡言不悔恨是事難信其兒答言若無悔恨我願當成佛者使我身體平復如故言誓已竟身即平復時天帝釋及餘諸天異口同音讚

言善哉其兒父母及國中人均皆到兒所歎未曾有時彼國王見其太子所作奇特倍加恭敬歡喜無量將其父母及其太子入宮供養極為恭敬哀此太子時彼國王躬將軍馬共善住王及須闍提太子還至本國誅滅羅睺立作本王父子相繼其國豐樂遂致太平佛語阿難爾時善住王者今現我父白淨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爾時須闍提太子者今我身是佛語阿難由過去世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以持身肉濟父母厄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常生豪尊受福無量緣是功德自致作佛爾時眾會聞佛自說宿世本緣爾時會者皆各悲歎感佛奇特慈孝之行其中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無上正真道者有住不退地者一切眾會皆大歡喜頂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一

賢愚經卷第一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八)波斯匿王女金剛品第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最大夫人名曰摩利時生一女字波闍羅晉言金剛其女面類極為醜惡肌體羸瘠猶如駝皮頭髮羸強猶如馬尾王觀此女無一喜心便勅宮內勲意守護勿令外人得見之也所以者何此女雖醜形不似人然是末利夫人所生此雖醜惡當密遣人

而護養之。女年轉大任當嫁處。時王愁憂無餘方計。便告吏臣。卿往推覓。本是豪姓居士種者。今若貧乏無錢財者。便可將來。吏即如教。即往推覓得一貧窮豪姓之子。吏便喚之。將至王所。王得此人共至屏處。具以情狀向彼人說。我有一女面狀醜惡。欲覓嫁處。未有酬類。聞卿豪族。今者雖貧。當相供給。幸卿不逆當納受之。時長者子長跪白言。當奉王勅。正使大王以狗見賜。我亦當受。何況大王遺體之女。今設見賜奉命納之。王即以女妻彼貧人。為起宮殿舍宅門閤。令有七重。王勅女夫自捉戶鑰。若欲出行而自閉之。我女醜惡。世所未有。勿令外人覩見面狀。常牢門戶。幽閉在內。王出財貨。一切所須供給。女婿使無乏短。王即拜授以為大臣。其人所有財寶。饒益。與諸豪族共為謙會。月月為更會。同之時。夫婦俱詣男女雜會。共相娛樂。諸人來會。悉皆將婦。唯彼大臣恒常獨詣。眾人疑怪。彼人婦者儻能端政。暉赫曜絕。或能極醜不可顯現。是以彼人故不將來。今當設計往觀。彼婦即各同心密共相語。以酒勸之。令其醉臥。解取門鑰。便令五人往至其家。開其門戶。當於爾時。彼女心惱自責罪咎。而作是言。我種何罪。為夫所憎。恒見幽閉處在閤室。不覩日月。及與眾人復自念言。今佛在世。潤益眾生。遭苦厄者皆蒙過度。即便至心遙禮世尊。唯願垂愍。到於我前。暫見教訓。其女精誠敬心純篤。佛知其志。即到其家。於其女前。地中踊出現紺髮相。令女見之。其女舉頭。見佛髮相倍

加歡喜。歡喜情敬。敬心極深。其女頭髮自然細軟如紺青色。佛復現面。女得見之。見已歡喜。面復端政。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復現身。齊腰以上金色晃昱。令女見之。女見佛身益增歡喜。因歡喜故。惡相即滅。身體端嚴。猶如天女。奇妙蓋世。無能及者。佛愍女故。盡現其身。其女諦察。目不曾瞬。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其女盡身亦皆端政。相好非凡。世之希有。惡相悉滅。無有遺餘。佛為說法。即盡諸惡。應時逮得須陀洹道。女已得道。佛便滅去。時彼五人開戶入內。見婦端政。殊特少雙。自相謂言。我怪此人。不將來往。其婦端政。乃至如是。觀觀已竟。還閉門戶。持其戶鑰。還彼人所。繫著本帶。其人醒悟。會罷至家。入門見婦端政。奇妙容貌。挺特人中。難有見已。欣然問是何人。女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問婦言。汝前極醜。今者何緣端政。乃爾。其婦具以上事答夫。我緣佛故。受如是身。婦復白夫。我今意欲與王相見。汝當為我通其意。故夫受其言。即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婿。勿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答王。何以乃爾。女郎今者蒙佛神恩。已得端政。天女無異。王聞是已。答女婿言。審如是者。速往將來。即時嚴車迎女入宮。王見女身端政。殊特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勅嚴駕。王及夫人女并女夫。共至佛所。禮佛畢。訖却住一面。時波斯匿王跪白佛言。不審此女宿殖何福。乃生豪貴富樂之家。復造何咎。受醜陋形。皮毛麤強。劇如畜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大王。夫人處世端

政醜陋。皆由宿行罪福之報。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大國名波羅捺。時彼國中有大長者。財富無量。舉家恒共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麤惡。形狀醜陋。憔悴叵看。時彼長者有一小女。日日見彼辟支佛來。惡心輕慢。可罵毀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其可憎。乃至如是。時辟支佛數至其家。受其供養。在世經久。欲入涅槃。為其檀越。作種種變。飛騰虛空。身出水火。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坐臥虛空。種種變現。咸使彼家覩見神足。即從空下。還至其家。長者見已。倍懷歡喜。其女即時悔過。自責。唯願尊者當見原恕。我前惡心罪覺過厚。幸不在懷。勿令有罪也。時辟支佛聽其懺悔。佛告大王。爾時女者。今王女是。由其爾時。惡不善心。毀賢聖。辟支佛故。自造口過。於是以來。常受醜形。後見神變。自改悔。故還得端正。英才越群。無能及者。由供養辟支佛故。世世富貴。緣得解脫。如是大王。一切眾生。有形之類。應護身口。勿妄為非。輕呵於人。爾時王波斯匿及諸群臣。一切大眾。聞佛所說。因緣果報。皆生信敬。自感佛前。以是信心。有得初果。至四果者。有發無上平等意者。復有得住不退轉者。咸懷渴仰。敬奉佛教。歡喜遵承。皆共奉行。

(九)金財因緣品第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城中有大長者。長者夫人。生一男兒。名曰金財。其兒端政。殊特。世之少雙。是兒宿世捲手而生。父母驚

怪謂之不祥，即披兒兩手，觀其相好，見二金錢在兒兩手，父母歡喜，即便收取，取已，故處續復更生，尋更取之，復生如故，如是，勲取金錢滿藏，其兒手中未曾有盡，兒年轉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不逆，即便聽之，爾時金財往至佛所，頭面作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當見憐愍，聽我出家，得在道次。」佛告金財：「聽汝出家，蒙佛可已。」於時，金財即剃鬚髮，身著袈裟，便成沙彌。年已滿足，任受大戒，即令眾僧當受具足，臨壇，眾僧次第為禮，其作禮時，兩手拍地，當手拍處，有二金錢，如是，次第一切為禮，隨所禮處，皆有金錢，受戒已竟，精勤修習，得羅漢道。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金財比丘本造何福，自生已來，手把金錢，唯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阿難：「汝當善思，我今說之。」阿難對曰：「如是，諾當善聽。」佛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政法教化，度脫眾生，不可稱數，佛與眾僧遊行國界，時諸豪富長者子等，施設飯食，供養彼佛及弟子眾，爾時有一貧人，乏於財貨，常於野澤取薪賣之，值時取薪，賣得兩錢，見佛及僧，受王家請，歡喜敬心，即以兩錢施佛及僧，佛愍此人，即為受之，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以此二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把金錢，財寶自恣，無有窮盡，爾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正使其人未得道者，未來果報亦復無量，是故阿難，一切眾生皆應精勤，布施為業，爾時阿難及眾會者，聞佛所說，皆悉信解，有得須陀洹果者，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無

上正真道意者，復有得住不退地者，一切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華天因緣品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其兒生已，家內自然天雨，眾華積滿舍內，即字此兒名弗波提婆，晉言花天，兒年轉大，往至佛所，見佛顏容相好無比，見已歡喜，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今當請佛及諸眾僧，即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與眾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因見福慶，佛知其根，即時受請。』」時華天還至其家，明日食時，佛與眾僧往至其家，華天即化作寶床，座遍其舍內，整設嚴飾，佛及眾僧即坐其座，華天欲須種種飲食，其人福德自然而辦，佛與眾僧食已，攝鉢，廣為華天具說諸法，華天合家得須陀洹，於時華天即辭父母，求索出家，為佛弟子，父母聽之，即至佛所，稽首佛足，求作比丘，稟受佛教，佛聽入道，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袈裟著身，即成沙門，遵修佛教，逮得羅漢，爾時阿難見斯事已，往至佛所，長跪白言：「世尊，是華天比丘本殖何福，而得如是自然天華，又能化作床座飲食，世尊當為決散此疑。」佛告阿難：「欲知善聽，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眾生，時諸眾僧遊行聚落，到諸豪族，皆悉供養，時有一人貧無錢財，見僧歡喜，恨無供養，即於野澤採眾草華，用散眾僧，至心敬禮，於是而去，佛告阿難：「爾時貧人散僧華者，今此

華天比丘是也，由其過去，用信敬心，故採華散僧，至心求願，九十一劫所生之處，身體端正，意有所須，欲得飲食床臥之具，尋時如念自然而至，緣斯之福，自致得道，是故阿難，一切眾生莫輕小施，以為無福，猶如華天，今悉自得，爾時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寶天因緣品第十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皆令積滿，即召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見其奇相，答長者言：「兒相殊特，長者聞已，心懷歡喜，即語相師當為立字，相師問曰：『此兒生時有何瑞應？』長者答曰：『此兒生時，天雨七寶，滿我家內，相師答曰：『是兒福德，當為立號，為勒那提婆，晉言寶天，兒年轉大，才藝博通，聞佛神聖，奇德少雙，心懷渴仰，貪欲出家，即辭父母，往詣佛所，頭面作禮，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難白佛，不審世尊，此寶天比丘本作何福，而當生時，天雨眾寶，衣食自然，無有乏短，佛告阿難：『過去世時，有毘婆尸佛出現於世，度脫眾生，不可計數，爾時眾僧遊行村落，時彼村中有諸居士，共請眾僧種種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家無財寶，供養之具，便以一把白石似珠，用散眾僧，發大誓願，佛告阿難：「爾時貧人珠供養者，今此寶天比丘是也，由其過去，去用信敬心，持白石似珠散眾僧，故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多饒財寶，衣食自然，無有

乏短緣於爾時有信敬心。今遭我世得道果證。爾時眾會聞佛所說。自生信心。有得初果。乃至第四果者。復有發心住不退轉。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 屢提波梨品第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竹林中止。爾時世尊初始得道。度阿若憍陳如等。次度鬱卑羅迦葉兄弟千人。度人漸廣。蒙脫者眾。於時羅閱祇人欣戴無量。莫不讚歎。如來出世。甚為奇特。眾生之類咸蒙度苦。又復歎美。憍陳如等及鬱毘羅眾諸大德比丘。宿與如來有何因緣。法鼓初震。特先得聞。甘露法味。獨先服嘗。時諸比丘聞諸人民之所稱宣。即具以事往白世尊。佛告之曰。乃往過去。與此眾輩有大誓願。若我道成。當先度之。諸比丘聞已。復白佛言。久共誓願。其事云何。唯垂哀愍。願為解說。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乃往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捺。當時國王名為迦梨。爾時國中有一大仙士。名屢提波梨。與五百弟子處於山林。修行忍辱。于時國王與諸群臣夫人。媠女入山遊觀。王時疲懈。因臥休息。諸媠女輩捨王遊行。觀諸花林。見屢提波梨端坐。思惟敬心。內生即以眾花而散其上。因坐其前。聽所說法。王覺顧望。不見諸女。與四大臣行共求之。見諸女輩坐仙人前。尋即問曰。汝於四空。定為悉得未。答言未得。又復問曰。四無量心。汝復得未。答言未得。王又問曰。於四禪事。汝為得未。猶答未得。王即怒曰。

於爾所功德。皆言未有。汝是凡夫。獨與諸女在此屏處。云何可信。又復問曰。汝常在此。為是何人。修設何事。仙人答曰。修行忍辱。王即拔劍而語之。言若當忍辱。我欲試汝。知能忍不。即割其兩手。而問仙人。猶言忍辱。復斷其兩脚。復問之言。故言忍辱。次截其耳鼻。顏色不變。猶稱忍辱。爾時天地六種震動。時仙人五百弟子。飛於虛空。而問師言。被如是苦。忍辱之心。不忘失耶。其師答言。心未變易。王乃驚愕。復更問言。汝云忍辱。以何為證。仙人答曰。我若實忍。至誠不虛。血當為乳。身當還復。其言已訖。血尋成乳。平完如故。王見忍證。倍懷恐怖。咄我無狀。毀辱大仙。唯見垂哀。受我懺悔。仙人告曰。汝以女色。刀截我形。吾忍如地。我後成佛。先以慧刀。斷汝三毒。爾時山中諸龍鬼神。見迦梨王。狂忍辱仙人。各懷懊惱。興大雲霧。雷電霹靂。欲害彼王及其眷屬。時仙人仰語。若為我者。莫苦傷害。時迦梨國王懺悔之後。常請仙人。就宮供養。爾時有異梵志徒眾千人。見王敬待。屢提波梨。甚懷妬忌。於其屏處。坐以塵土糞穢。而以塗之。爾時仙人見其如是。即時立誓。我今修忍。為於群生。積行不休。後會成佛。若佛道成。先以法水洗汝塵垢。除汝欲穢。永令清淨。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屢提波梨者。則我身是。時王迦梨及四大臣。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時千梵志塵塗我者。今鬱卑羅等。千比丘是。我於爾時。緣彼忍辱。誓當先度。是故道成。此等之眾。先得度苦。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 慈力王血施品第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中止。爾時尊者阿難於中食後。林間坐禪。而自思惟。如來興世。甚為奇特。眾生之類。皆蒙安樂。又思惟憍陳如等。五尊比丘。種何善本。依何因緣。法門初開。而先得入。法鼓始振。獨先得聞。甘露法降。特先蒙潤。念是事已。從坐處起。往至佛所。具以所念。而用白佛。佛告之曰。憍陳如等。先世於我。實有因緣。過去世時。我以身血。充其飢渴。令得安隱。是故今身。先得我法。用致解脫。賢者阿難。重白佛言。過去。以血濟其飢乏。其事云何。願具開示。并令眾會咸得解了。佛告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彌伽羅拔羅。晉言慈力。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小國。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王有慈悲具四等心。恒愍一切。未曾懈厭。常以十善教誨民庶。四方欽慕。王所化治。國土安樂。莫不慶賴。諸疫鬼輩。恒噉人血。氣用自濟。活爾時人民。攝身口意。敦從十善。眾邪惡疫。不敢侵近。飢羸困乏。瘦悴無力。時五夜。又來至王所。我等徒類。仰人血氣。得全身命。由王教導。咸持十善。我等自是。無復飲食。飢渴頓乏。求活無路。大王慈悲。豈不矜愍。王聞是語。甚懷哀傷。即自放脈。刺身五處。時五夜。又各自持器來承血。飲飽。滿咸賴王恩。欣喜無量。王復告曰。汝若充足。念修十善。我今以身血濟。汝飢渴。令得安隱。後成佛時。當以法身戒定慧血。除汝三毒。諸欲飢渴。安置涅槃。安隱之處。阿難。欲知爾時慈力王者。今我身是。五夜

又者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我世世誓願許當先度。是故我初說法，聞便解脫。時尊者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咸增敬仰歡喜奉行。

（四降六師品第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之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洧沙王已得初果，信敬之心倍復隆厚。常設上妙四事所須，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樂人同善，志兼勸導。國有六師富蘭那等，先素出世，邪見倒說，誑惑民庶，迷冥之徒，信服邪教，眾類廣布，惡黨遍滿。時王有弟敬奉六師，信惑邪倒，謂其有道。竭家之貨，供給與之。佛日初出，慧流肇潤，無心拔擢，沒在重網。兄王洧沙甚愛重之，慇懃方便，曉令奉佛。弟執邪理不從，王教數勅，令請佛供養。弟白兄王，我自有師，不能復往奉事。瞿曇，然王有教理無有違，當設大會，不限來眾。若其自至，我當與食。許王之後，辦設供具，饒敷床座，事訖設會，遣人往喚。六師之徒，尋皆來集，坐於上位。怪佛及僧不自來，至即往白王。王前數數勅請瞿曇，今為設會，日時欲至，如何不來。王告弟言，汝雖不能躬自往請，可遣一人白於時到。王弟受教，遣人白時，佛與大眾來至會所。見諸六師先坐上座，佛與眾僧次第而坐。佛以神足，令此六師合其徒類，忽在下行。六師情恥，各起移坐，坐定自見，還在其下。如是再三，移坐就上，猶自見身乃在下末，更無力能俛仰而坐。檀越行水至上座前，佛語施主，先與汝師持水往師前，即舉甕，甕口自閉，其水不下。還往佛前，從佛作次，爾

乃水出，咸得洗手。洗手既竟，次當呪願。檀越捉食在上座前，佛語檀越，本不為我，往汝師前，自令呪願，受教尋往。至六師所，六師口噤，不得出言。但各舉手，遙指於佛。佛便呪願，梵音聲暢，呪願既竟，次當行食。欲隨上座作次，付之。佛又告言，先與汝師，即便持食。從六師行食，與佛并僧遍訖，食乃還下。各在其前，佛與眾僧一切食訖，澡漱還坐。次當說法。佛語檀越，令汝師說，尋請六師。六師復噤，但各同時舉手指佛。於是如來廣為眾會出柔軟音，暢演法性，分別義理，應適眾情。聞佛說法，咸得開解。洧沙王弟得法眼淨，其餘眾人，或得初果，至第三果。出家盡漏，發無上心，住不退地。隨心所慕，悉得其願。各乃識真信敬三寶。薄賤六師，捨不承供。於是六師甚懷惱恚，各至閑靜，求學奇術。天魔波旬懼其情怯，不能宣布惡邪之毒，即下化作六師之形。於一人前，現五人術，飛行空中，身出水火，分身散體，百種現變。愚癡之徒，更相恃賴，忿前見辱，亡失供養。六師悉集，各共議言，我曹技能不減，瞿曇緣前一辱，眾心離散。比來眾師神術顯變，今察奇妙，足任伏彼。當詣國王，求決勝負。作議已定，即詣王所，自說智能神化靈術。貪共沙門講格奇變，對試之後，可否自現。王笑之曰，汝等何癡。佛德弘大神足，無礙欲以螢火與日諍光，牛跡之水與巨海比大，野干之微與師子拏猛，蟻蛭之堆與須彌等高。大小之形，昭然有別，迷惑高企，何愚之劇。六師復

言，驗事在後。大王未見我等殊變，是使偏心，謂望彼大。決試之後，巨細自定。王又告曰，欲試可試，但恐汝等自招毀辱。正使與佛拏神足者，當使我曹具覩異變。六師言曰，期後七日，願王平治講試之場。六師去後，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以事白佛。六師紛紜，欲得講術，以理呵語，其意不息。唯願世尊奮其神力，化伏邪惡。爾乃從善，因使我曹得覩其變。佛告洧沙，我自知時。洧沙謂佛可共拏神，即勅臣吏平治博處，安施床座，豎諸幢幡，莊嚴投珞，極令麗妙。其當會日，一切企望。於時如來及與眾僧，從王舍城往毘舍離。毘舍離中諸律昌輩，與諸人民皆來奉迎。諸人後日求佛不在，問實，乃知至毘舍離。六師之徒，與張唱言，久知瞿曇智術單淺，諸人猶豫不信我言。剋期拏術，自省不如。靡然逃去，至毘舍離。諸六師輩，貢高轉盛，各共相率，當必追窮。時洧沙王辦設供具，滿五百乘車。王與群臣十四億眾，各辦糧食，悉隨佛往。前後絡繹，集毘舍離。六師復往白諸律昌，聽我曹等與此瞿曇，拏試神力，談講實性。若見聽者，期來七日。時諸律昌復往白佛，六師群迷，自謂有道，求與如來共拏神力。唯願世尊垂神降伏。佛又告曰，佛自知時。諸律昌輩，合率臣民，嚴治設辦。如洧沙王比，悉皆企慕。望在明日，佛與眾僧至拘睢彌，拘睢彌王名曰優填，將諸群臣亦來奉迎。毘舍離人，明晨問佛，云佛已往拘睢彌國。六師聞是高心，遂盛合徒聚眾，規必窮逼。諸律昌輩，辦致供具五百車載，用俟供養。將領

國人七億之眾，并泚沙王集拘睒彌，觀佛六師共拵神力，前後滿道絡繹而至。六師既到，見優填王騰說事情如上之辭，沙門自省內無顧恃，空空逃避，不可要勒。須王尅定，令我試。優填白佛說：六師辭世尊，寧可與拵之。不佛復告言：我自知時，優填望佛在其國試。嚴治設辦，如泚沙王比，皆到當會。佛復捨去，與比丘僧至越祇國。越祇國王屯真陀羅，將諸人民來迎世尊。拘睒彌人明日乃問云：佛已去向於越祇。六師徒眾尋逐其後，時優填王與八億眾，并泚沙等諸國人民，悉共往詣集越祇國。六師見王廣自陳說，當令瞿曇與我共試。屯真陀羅復往白佛，佛猶答言：佛自知時。王亦嚴辦，會日垂至，佛與眾僧即向特叉尸利。此國中王名因陀婆彌，與諸臣民亦來奉迎。屯真陀羅與五億人，泚沙王等諸王臣民，亦皆逐佛向特叉尸利。六師已到白因陀婆彌，極自譁張高談大語，聽與瞿曇拵試神力。因陀婆彌復往白佛，佛故答言：我自知時。嚴辦日到，佛復捨去，并與諸眾僧至婆羅捺波羅捺王名梵摩達，亦與人眾躬來迎佛。特叉尸利人民，明日乃知佛去。六師追逐，尋跡馳往。因陀婆彌與六億眾，泚沙王等一切隨逐。六師既到如前白王，王如前辭往白於佛。佛亦答言：我自知時。嚴辦日到，佛復捨去。與比丘僧往迦毘羅衛國。迦毘羅衛諸釋種輩率諸大眾皆來迎佛。波羅捺人明日乃知六師徒眾續復馳逐。梵摩達王與八億人，泚沙諸王六國人民，皆悉前後隨逐。佛往，六師

既到，向諸釋種紛紜自說，廣引術能，聽與瞿曇共決神力。釋種復往白佛，具宣其事。佛又告言：我自知時。嚴治設辦，剋日垂至。佛與眾僧往舍衛國。舍衛國王名波斯匿，與諸臣民皆來迎佛。釋種明日乃知佛去。六師率徒從後追之。釋種將領九億人眾，泚沙王等諸國人民，亘川滿野，逐趣舍衛。六師等到見波斯匿，具自陳說本末情事，欲與瞿曇決拵神力。臨期逃避，不可要勒。今與大眾逐至王國，大王當使與我等決。波斯匿王亦用為笑。說佛殊變難可思議。云何以汝卑陋，凡細與大法王拵試力能。六師凶言氣遂高。波斯匿王既往見佛，白言：六師慙慙，爾唯願世尊垂神化伏。普使一切別偽識真。佛告王言：我自知時。波斯匿王尋勅臣吏平治場地，多積香花，敷設床座，豎諸幢幡。嚴辦已訖，大眾都集。臘月一日，佛至試場。波斯匿王是日設食，清晨躬手授佛楊枝。佛受嚼竟，擲殘著地，墮地便生。翳鬱而起，根莖踊出，高五百由旬。枝葉雲布，周匝亦爾。漸復生華，大如車輪，遂復有菓，大五斗瓶。根莖枝葉，純是七寶。若干種色，映燦麗妙。隨色發光，掩蔽日月。食其菓者，美逾甘露。香氣四塞，聞者情悅。香風來吹，更相控觸。枝葉皆出和雅之音。暢演法要，聞者無厭。一切人民，覩茲樹變，敬信之心，倍益純厚。佛乃說法，應適其意。心皆開解，志求佛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次第二日，優填王請佛。於時如來化其兩邊，成兩寶山。嚴顯可觀。眾寶雜合，五色暉耀，光焰焯燁。若干種樹，行列山

上。華果茂盛，出微妙香。其一山頂有成熟粳米，滑美百味甘之附口。人民之類，自恣而食。其一山上有柔軟之草，肥腴甘美，以俟畜生。須者往噉飽，已情歡。一切眾會，覩山顯異，食已懷悅，仰慕遂深。佛更稱適為說妙法，各得開解，發無上心。得果生天，其數亦眾。到第三日，屯真陀羅請佛供養。奉佛淨水，俟以澡漱。佛吐水，棄化成寶池。周匝四邊，各二百里。純以七寶共相間雜。眾色相照，光明焰奕。其池中水八德具足。水底遍滿七寶之沙。八種蓮花，大如車輪。青黃赤白紅綠紫雜，香氣芬馥。馨徹四遠。隨蓮花色，各發光明。光明顯照，暉曜天地。大會覩此寶池，奇妙歡喜，稱歎佛無量德。佛因觀察隨眾人心，方便說法，各令開解。發無上心，得果生天。盡增福業，數多難計。到第四日，因陀婆彌王請佛。佛於是日令其寶池四面，自然有八渠流，還相灌注。自然迴轉，水流有聲。其聲清妙，皆說諸法。五根五力，七覺八道，三明六通，六度四等大慈大悲，勸發開導，說種種法。一切聞覩，心皆開解。發心求佛，得果生天。增積福慧，數甚眾多。次第五日，梵摩達王請佛供養。佛於是日口中放光，金色赫奕，遍大千土。光明所觸，一切眾生，三毒五陰，皆自然息。身心快樂，譬如比丘得第三禪。眾會歎怪，志慕佛德，便為說法。各得開解。發大道心。得果生天。進福修慧，數甚眾多。第六日，中諸律昌輩，次復請佛。佛於是日普令大會一切眾生，心心相知，各各一人，知一切心。所念善惡，志趣業行，咸自驚喜，欽美佛

德佛便為說若干妙法，皆得開解，誓求佛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到第七日，釋種請佛，佛於是日化諸會者，悉令自見為轉輪王。七寶千子諸王臣民，肅恭承已，侍仰無減，各自驚怪，喜慶無量。佛便為說法，投適其意，亦發無上正覺之心，得果生天甚難計數。又第八日受帝釋請，為佛作師子座。如來昇座，帝釋侍左，梵王侍右，眾會一切靜然坐定。佛徐申臂以手接座，欬有大聲如象鳴吼，應時即有五大神鬼，摧滅挽拽六師高座，金剛密迹捉金剛杵，杵頭出火舉擬六師。六師驚怖奔突而走，慚此重辱投河而死。六師徒類九億人眾，皆來歸佛求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皆成沙門。佛為說法，示其法要，漏盡結解，悉得羅漢。於是如來從八萬毛孔皆放光明，遍滿虛空。一一光頭有大蓮花，一一華上皆有化佛，與諸大眾圍繞說法。眾會觀茲無上之化，信敬之心倍益隆盛。佛即為說，隨其所應，有發大心得果生天，進福增善數甚眾多。到第九日，梵王請佛，佛自化身高至梵天，威嚴高顯，巍巍難極。放大光明，暉赫天地，一切仰瞻，皆聞其語。佛為種種顯示法要，亦令多眾發心求佛，得果生天數亦難計。到第十日，四天王請佛，爾時世尊普令大眾見佛，身放大光明，各為大眾說微妙法。咸遙仰視了了見之，一切眾會甚增敬仰。佛為說法，隨應其意，皆發大心，住不退地，得果生天不可稱計。第十一日，須達請佛，佛於是日於

高座上自隱其身，寂滅不現，但放光明，出柔軟音，分別演暢諸法之要在會之人，聞法解悟，有發大心住不退者，得果生天亦甚眾多。第十二日，質多居士請佛供養，佛於此日入慈三昧，出金色光，遍照大千，光觸眾生三毒心息，自然興慈等視眾生，如父如母如兄弟，愛潤之心都無增減，然後為說若干妙法，亦發大心住不退地，得果生天難可稱量。第十三日，屯真陀羅王次復請佛，施設供養，佛於是日身昇高座，放於臍光分作兩奇，離身七仞頭各有花，上有化佛如佛無異，化佛臍中復出光明，亦分兩奇，離身七仞頭有蓮花，上有化佛如是轉遍大千國土，一切瞻覩愕然驚喜，佛為應時隨意說法，亦發大心住不退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第十四日，優填王請佛，時優填王花散佛上，佛即應時變其所散花，作千二百五十七寶高車，高至梵天，晃踰金山，雜寶眾色，曜麗相照，赫然金光，振朗殊妙，難量神珠瓔珞，雜廁其間，諸高車中皆有佛身，放大光明，遍三千土，眾會觀變喜敬交懷，佛便說法，應病投藥，皆發大心，或住不退，得道生天數復甚多。第十五日，泐沙王請佛，佛豫勅王唯須食具，王但嚴辦器物極令饒多，食時已到，諸器悉滿，甘饌百味，種種異美，普令眾會飽足有餘，食已身心自然安樂。於時世尊以手指地，十八地獄一切都現，無量塵數，諸受罪人各各自說，我於本時作如是惡，今受此苦，一切眾會具悉聞見，甚懷悲愍，衣毛驚悚，佛便為說法，應適其意，有發大

心住不退者，得果生天不可稱數。地獄眾生緣見佛聞法，心生敬仰，皆遙自歸，終皆得生天上人中。時泐沙王長跪白佛，世尊奇相三十有二，身手諸相猶曾得見，未覩如來足下輪相，願見示眾，咸共敬觀。佛即出脚，普示眾會，一切見佛足底輪相，端嚴炳著，文理如畫，分別顯了，觀之無厭。王益歡喜，重白佛言，不審世尊本作何德，而乃致此輪相之妙。佛即告王，由我過去自修十善，復以教人，故得斯相，明顯如是。王又白佛，不審世尊自修十善，復以教人，其事云何。願見開示。佛告王曰，善聽著心，乃往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施陀尼彌，領八萬四千萬八億億聚落，一萬大臣，王有二萬夫人，皆無有子，王甚憂愁，懼絕國嗣，即廣禱祀，祈願諸天。王第一夫人，名須梨波羅滿，經數時間，便覺有娠，自懷妊後，心性聰了，仁慈矜哀，勸人以善，日月滿足，生一男兒，端政超異，恣相顯美，身諸毛孔皆有光明，王甚欣慶，觀之無厭，即召相師占其吉不。相師披見，歎言奇哉，是兒之相，挺特殊倫，德綏四域，天下敬戴。王益歡喜，勅為立字，相師白王，有何異瑞。王言，此兒懷妊已來，其母聰慧，仁慈勸善，餘瑞雖眾，甚怪此異。相師驚喜而白王言，母豫辯慧，自身光明，當為立字，名那波羅滿，晉言惠光。太子長大，智慧殊人，父王葬薨，葬送畢訖，諸王臣集，勸令嗣位。太子固辭云，不能當，諸臣各曰，大王已崩，唯有太子更無兄弟，今言不肯推讓，與誰太子答言，世人行惡，必不執順，若加刑罰罪

我不少。若能率民普行十善，我乃堪任領受國事。諸臣言善，唯願昇殿。十善之道當勅令行。太子爾時尋登王位，告下人民普行十善。一切敬順，改心易操。魔王妬忌，欲敗王化，密作封書，告下諸國，前勅行善，既無利驗。唐自勞苦修無益事，自今以往聽民恣心，作十惡事，勿更憚情。諸王得書，怪此異詔，何緣越理勸人從惡。各遣親信重問所由。王聞是語，愕然驚曰：我無是令，何緣乃爾。即勅嚴駕躬行諸國，親見臣民宣改異化。魔於道邊化作一人，身處大火，盛炎熾然，於中哭叫，聲悲酸切。王即前問：汝何以爾。人白：王言我坐前時勸人十善，今受此苦痛，毒難忍。王重答言：何有是事。勸人修善，反更受苦。又復問言：勸行十善，令汝受苦。前受勸人行十善者，得善報不。答言：前人得善福耳，但教他故獨受此苦。王聞歡喜，答言：但令前人得善福者，甘心受苦，不以為恨。魔聞是語，即隱形去。遍行諸國，宣十善行。人民服化，慎身口意，正化彌布。一切欽崇。王德隆赫，嘉瑞而降。金輪先應七寶具臻，遊化四域，導善為務。如是大王，欲知爾時施陀尼彌王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彼惠光王十善化民者，今我身是。我緣彼世自行十善，又以勸民令行十善，是以今日得是足下千輻相輪。時并沙王復白佛言：六師群迷，不自度量，貪著利養，生嫉妬心，求與世尊觸試神力。言佛作一我當作二。佛現神變，妙難思議。六師窮縮，乃無一術，慚形愧影，投水而死。徒類散解。

自遺殃患，念其迷惑，何劇之甚。佛告大王：但今日六師之徒，諍名利故，求與我決自喪失。眾過去世時亦共我諍，我亦傷彼奪其人。眾王即長跪尋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與六師鬪，奪其徒眾，其事云何。願具說示。佛告王曰：善著心聽。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摩訶賒仇利，領五百小國王，有五百夫人，無有太子，可以繼嗣。王自念言：吾年轉大，無有一子以續國位。若其一旦崩亡之後，諸王臣民不相承受，便當興兵，枉害民命，國將亂矣。何苦之劇。念是事已，心沒憂海。時天帝釋遙知王憂，即從天下，化作一醫來詣王所，問王憂意。王即如事宣示。語醫，化醫白王：莫復憂慮，我當為王往入雪山，採合眾藥，與夫人服。服藥之後，皆當有娠。王聞是語，差用釋憂，即語醫言：能爾者善。是時化醫即往雪山，取諸藥草，擔還王宮，以乳煎之，與大夫人。夫人嫌臭，情又不信。化醫歸天，後不肯服。餘小夫人盡共分服，服未經久，尋覺有娠。各以情事白大夫人。夫人聞已，情乃憂悔。即問所服有餘殘不。答言：已盡。復問前草今者在不在。答言：猶在。尋勅取乳，更用重煎，持與夫人。夫人便服，服之數日，亦覺有娠。諸小夫人月滿各生，皆是男兒，端政殊異。王見諸子歡喜踊躍，悃遲念想於大夫人。夫人月滿亦生一男，面貌極醜，形如株杌。父母見之情不歡喜，因共號之為多羅睺施。晉言株杌，勅令養育，年漸長大，其餘諸兄皆已納娶，唯有株杌不，在意。後會邊國興兵入

界。五百王子領兵往拒，始戰軍敗，退來趣城。株杌王子問諸兄言：何以退走，如恐怖狀。兄輩語言：往鬪不利，他軍見逐，是以走退。株杌言曰：如斯軍賊，敢見侵凌，取我先祖天寺之中大弓具來，我欲往擊。其先祖是轉輪王，即遣多人往取，昇來而授與之。取弓舒張，弓聲如雷，彈弓之音聞四十里。持弓捉具，便獨往擊。到先吹貝聲，如霹靂。彼軍聞聲，驚怖散走。敵退乃還。父王異遇，爾乃愛待，深思方便，欲為婚娶。時一國王名律師跋蹉，聞其有女，端政絕世。王即遣使往告求婚。指其一兒貌狀示之。言為此兒求索，卿女使奉教到。具騰王辭，律師跋蹉即許為婚。使還白王，王大歡喜。尋遣車馬往迎將來。自勅株杌莫書見婦，自今以後常以日暮乃見交會。時諸子婦後共談語，各歎其夫種種才德。時株杌婦亦歎夫言：我夫猛健力士之力，身又細軟，甚可敬愛。餘婦語曰：汝不須言。汝夫狀貌正似株杌。若汝畫見足使汝驚。株杌婦聞憶之在心，豫掩一燈藏著屏處。伺夫臥訖，發燈來着。見其形體甚用恐怖，即夜嚴駕還至本國。天明乃覺甚用悒感。捉弓持貝，尋跡逐往。到其國中，依一臣住。後六國王聞律師跋蹉有絕妙之女，各貪欲得，與兵集眾競共來索。時律師跋蹉甚用憤惱，令諸群臣博議其事。正欲與一其餘則恨，作何方便，却此兇敵。有一臣言：當分此女用作六分，一軍與一其意可息。或有臣言：且出重募，有能却軍以女妻之，分國共治。重加賞賜。王即然之，便行宣募。時多羅睺施

即持弓貝出城趣賊吹貝叩弓六軍驚駭怖不能動即入軍中斬六王首奪取冠飾攝錄其眾律師跋蹉甚用歡喜以女貢之奉為大王領攝七國一切軍兵將諸士眾與婦還國父王聞來往出界迎見子所領軍眾極盛以國讓子勸作大王其子不肯云父猶在理不應爾還到宮中窮責其婦汝前何以夜棄我亡其婦答言君身極醜初見驚怖謂非是人多羅睺施捉鏡自照乃見身首熟似株杻患厭其身自不喜見便至林間乃欲自殺帝釋遙知即下到邊問所由緣慰喻其意與一寶珠而告之言常以此珠著汝頂上可得殊異如我端政尋喜奉受安其頂上覺身倍異還至宮中自取弓貝欲至外戲婦見不識尋語之曰汝是何人莫觸此物我夫若來儻相傷損尋語婦言我是汝夫婦殊不信而語之言我夫極醜汝形端正汝是何人說是我夫夫即却珠還示故形婦乃驚喜云何乃爾夫即具悉說得珠意婦自是後敬愛其夫株杻之名從是滅除便更稱之名須陀羅扇後自生念當率兵眾更起宮城即出觀行平博之處勅諸人眾是中可作有四龍王人形來問欲作城者為用何物須陀羅扇言當用土作龍復白言何不用寶答言城大那得多寶龍復白言我當相與尋化四邊作四大泉而語之言用東泉水而作塹者便成琉璃用南泉水而作塹者可成為金用西泉水而作塹者可成為銀用北泉水而作塹者可成頗梨尋時勅作如語成寶便令作城方四百里復勅作

宮方四十里宮城街陌樓觀舍宅樹林浴池悉是四寶嚴淨顯妙略如天上宮城既竟七寶來應總攝四域化民修善如是大王欲知爾時摩訶釋仇梨者今現我父淨飯王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彼多羅睺施醜王子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瞿夷是彼婦翁者今摩訶迦葉是彼六國王欲以兵力逼求女者今六師是於彼世時與我諍色我傷害彼奪取兵眾乃至今日嫉名利故求與我試無術稱心投水而死我攝徒類九億人眾為我弟子時泮沙王復白佛言多羅睺施本作何行福德力強形如是醜佛復告王皆有因緣乃往過去無量難計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捺國有仙山名曰律師時仙山中有一辟支佛身有風患當須服油至油師家從其乞索油師瞋恚逆呵責之頭如株杻手脚如軸不肯生活候伺他家不規錢買但欲唐得雖瞋呵責然與油滓辟支佛心甚敬仰受已適復擔去其油師婦從外而來見辟支佛心甚敬仰問言快士從何而來持此油滓用作何等時辟支佛如實語之婦便恨恨還喚將來即取其鉢與滿鉢油怨責夫言汝實不是云何乃以油滓與之令還懺悔除汝口過油師心悔粗還辭謝夫婦同心白辟支佛若使須油日日來取後辟支佛數返取油感其恩力於油師前現神足力飛昇虛空身出水火分合身體種種現變油師夫婦見其神變倍用歡喜甚增敬仰夫見是已便語婦言汝所施油當共同福受果報時

共為夫妻婦語夫言汝興惡言向於快士方施由滓無有淨心所生之處當極醜惡云何共汝作夫婦耶夫復答言我常辛苦積聚油具云何獨施不與我共終不聽汝要作夫婦妻復言曰若為汝妻見汝形醜夜棄汝亡夫答之言正使汝亡我當逐汝要得乃止夫妻語竟向辟支佛身心自歸欵誠悔過時辟支佛語油師夫妻緣汝施油我病得差今汝夫妻欲求何願恣汝所求悉當令得夫妻歡喜長跪立願令我夫妻所生之處天上人中一切從意如是大王欲知爾時賣油人者多羅睺施是時油師婦者多羅睺施婦是緣於爾時見辟支佛言似株杻手脚如軸雖施油滓瞋色與語由是因緣所生之處初形甚醜如前惡言緣後懺悔喜施好油所生之處還得端正緣以油施常得多力數千萬眾無敢當者福德報故作轉輪王食福四域五欲從心善惡之業其報不朽是故一切當念道要慎身口意遵修道行佛說是時泮沙王等諸王臣民四輩之眾天龍鬼神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善根本者有發無上大道心者或有遷住不退地者一切歡喜禮敬奉行

賢愚經卷第二

賢愚經卷第三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二五 鋸陀身施品第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爾時世尊身有風患。祇域醫王為合藥酥。用三十二種諸藥雜合。令佛日服三十二兩。時提婆達常懷嫉妬。心自高大。望與佛齊。聞佛世尊服於藥酥。情中貪慕。欲同佛服。復勅祇域當與我合。爾時祇域復與合之。因語之言。日服四兩。提婆達問佛。服幾兩。祇域答言。日三十二兩。提婆達言。我亦當服三十二兩。祇域答言。如來身者不與汝同。汝若多服。必更為患。提婆達言。我若服之。自足能消。我身佛身有何差別。但與我服。即習效佛。日日亦服三十二兩。藥在體中。流注諸脈。身力微弱。不能消轉。舉身支節。極患苦痛。呻吟呼煩。憤宛轉。世尊憐愍。即遙申手。以摩其頭。藥時即消。痛患即除。病既得愈。看識佛手。因而言曰。悉達餘術。世不承用。復學醫道。善能使知。於時阿難聞說此語。情用悵恨。長跪白佛。提婆達多不識恩養。世尊慈矜為之除患。方更吐此不善之言。有何情懷。能生此心。長夜思嫉。向佛世尊。佛告阿難。提婆達者。不但今日。懷不善心。欲中傷我。過去世時。亦常惡心。殺害於我。阿難白佛。不審過去。傷害之事。因緣云何。佛言善聽。當為汝說。唯然世尊。當一心聽。佛告阿難。過去久遠。不可計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城。名波羅捺。爾時國王名梵摩達。兇暴無慈。奢侈好樂。每懷惡忌。好為傷害。爾時其王。欵於夢中。見有一獸。身毛金色。其諸毛端出金光明。照于左右。皆亦金色。覺已自念。如我所夢。世必有此。當勅獵者。求覓其皮。作

是念。已召諸獵師而告之言。我夢有獸。身毛金色。毛頭出光。殊妙晃朗。想今國界必有此物。仰汝等輩。廣行求捕。若得其皮。當重賜與。令汝子孫。食用七世。若不用心。求不得者。當俱誅滅。汝等族黨。時諸獵師。得王教已。憂愁憤憤。無復方計。聚會一處。共議此事。王所夢獸。生未曾覩。當於何所。而求覓此。若今不得。王法難犯。我曹徒類。永無活路。論此事已。益增悶惱。又復有言。此山澤中。毒虫惡獸。亦甚眾多。遠行求覓。必不能得。交當喪身。困死林野。且私募一人。令行求之。眾人言善。更相簡練。曉勸一人。汝可盡力。廣行求覓。若汝吉還。我曹合物。當重賞汝。設令山澤。遇害不還。亦當以物。與汝妻子。其人聞此。心自念言。為此眾人。分棄身命。內計已定。即可當行。辦行道具。涉險而去。行已經久。身羸力弊。天時盛暑。到熱沙道。唇乾渴乏。鬱蒸欲死。窮酸苦切。悲悴而言。誰有慈悲。矜愍我者。當見拯濟。救我身命。時山澤中。有一野獸。名曰鋸陀。身毛金色。毛頭光明。遙聞其語。甚憐愍之。身入冷泉。來至其所。以身裹抱。小還有力。將至水所。為其洗浴。行拾菓。麻來與食之。體既平復。而自念言。覩此奇獸。毛色光明。是我大王所須之者。然我垂死。賴其濟命。感識其恩。未能酬報。何能生心。當害於此。若復不獲。彼諸獵師。宗黨徒類。當被誅戮。念此事已。悲不自勝。鋸陀問言。何以不樂。垂泣而說。心所懷事。鋸陀語言。此事莫憂。我皮易得。計我前世。捨身無數。未曾為福。而能捨壽。今以身皮。濟彼眾命。心懷歡

喜。如有所獲。但剝取皮。莫便絕命。我已施汝。終無悔恨。爾時獵師。即徐剝皮。爾時鋸陀。即自立願。今我以皮。用施此人。救彼眾人所愛之命。持此功德。施及眾生。用成佛道。無上正真。普度一切。生死之苦。安著涅槃。永樂之處。作此願已。三千國土。六反震動。諸天宮殿。動搖不寧。各用驚愕。推尋其相。見於菩薩。剝皮布施。即從天下。來到其所。散花供養。涕淚如雨。剝皮去後。身肉赤裸。血出流離。難可看覩。復有八萬蠅蟻之屬。集其身上。同時咬食。時欲趣穴。復恐傷害。忍痛自持。身不動搖。分以命。身施死於彼中。時諸蠅蟻。緣食菩薩身者。命終之後。皆得生天。爾時獵師。擔皮到國。奉上於王。王見歡喜。奇之。未有善其細軟。常用敷臥。心乃安隱。情用快樂。如是阿難。欲知爾時。獸鋸陀者。今我身是。彼梵摩達王。今提婆達。是八萬諸虫。我初成佛。始轉法輪。上八萬諸天。得道者。是此提婆達。於彼世時。傷害於我。乃至今日。猶無善心。長夜思害。欲相中傷。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悲悵兼懷。各自感勵。勤求法要。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發無上佛道意者。有住不退地者。咸各歡喜。敬戴奉行。

（一六）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

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十九

或是王種尊貴端正國中第一悉捨諸欲出家為道凡五百人莫不嘆美競共供養諸比丘尼自相謂言吾等今者雖名出家未服法藥消姪怒癡寧可共詣偷羅難陀比丘尼所諮受經法冀獲所剋即往其所作禮問訊各自陳言我等雖復為道未獲甘露願見開悟時偷羅難陀心自念言我今當教令其反戒吾攝衣鉢不亦快乎即語之曰汝等尊貴大姓田業七寶象馬奴婢所須不乏何為捨之持佛禁戒作比丘尼辛苦如是不如還家夫妻男女共相娛樂恣意布施可榮一世諸比丘尼聞說是語心用惘然即各涕泣捨之而去復至微妙比丘尼所前為作禮問訊如法即各啟曰我等在家習俗迷久今雖出家心意蕩逸情欲熾燃不能自解願見憐愍為我說法開釋罪蓋爾時微妙即告之曰汝於三世欲問何等諸比丘尼言去來且置願說現在解我疑結微妙告曰夫姪欲者譬如盛火燒于山澤蔓延滋甚所傷彌廣人坐姪欲更相賊害日月滋長致墮三塗無有出期夫樂家者貪於合會恩愛榮樂因緣生老病死離別縣官之惱轉相哭戀傷壞心肝絕而復蘇家戀深固心意纏縛甚於牢獄我本生於梵志之家我父尊貴國中第一爾時有梵志子聰明智慧聞我端正即遣媒禮娉我為婦遂成室家後生子息夫家父母轉復終亡我時妊娠而語夫言今我有娠穢污不淨日月向滿儻有危頓當還我家見我父母夫即言善遂便遺歸至於道半身體轉痛止一樹下時

夫別臥我時夜產污露大出毒蛇聞臭即來殺夫我時夜喚數反無聲天轉向曉我自力起往牽夫手知被蛇毒身體腫爛支節解散我時見此即便悶絕時我大兒見父身死失聲號叫我聞兒聲即持還蘇便取大兒擔著項上小兒抱之涕泣進路道復曠險絕無人民至於中路有一大河既深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河邊先擔小兒度著彼岸還迎大者兒遙見我即來入水水便漂去我尋追之力不能救浮沒而去我時即還欲趣小兒狼已噉訖但見其血流離在地我復斷絕良久乃蘇遂進前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問我言汝從何來困悴乃爾我即具以所更苦毒之事告之爾時梵志憐我孤苦相對涕哭我問梵志父母親里盡平安不梵志答言汝家父母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我時聞之即復悶絕良久乃蘇梵志憐我將我歸家供給無乏看視如子時餘梵志見我端正求我為婦即相許可適共為室我復妊娠日月已滿時夫出外他舍飲酒日暮來歸我時欲產獨閉在內時產未竟梵志打門大喚無人往開梵志瞋恚破門來入即見搗打我如事說梵志遂怒即取兒殺以酥熬煎逼我使食我甚愁惱不忍食之復見搗打食兒之後心中酸結自惟福盡乃值斯人便棄亡去至波羅捺在於城外樹下坐息時彼國中有長者子適初喪婦乃於城外園中埋之戀慕其婦日往出城塚上涕哭彼時見我即問我言汝是何人獨坐道邊我如事說復語我言今欲與汝入彼

園觀寧可爾不我便可之遂為夫妻經于數日時長者子得病不救奄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有所愛重臨葬之日并埋塚中我雖見埋命故未絕時有群賊來開其塚爾時賊帥見我端正即用為婦數旬之中復出劫盜為主所覺即斷其頭賊下徒眾即持死屍而來還我便共埋之如國俗法以我并埋時在塚中經于三日諸狼狐狗復來開塚欲噉死人我復得出重自剋責宿有何殃旬日之間遇斯罪苦死而復生當何所奉得全餘命即自念言我昔常聞釋氏之子棄家學道成号佛達知去來寧可往詣身心自歸即便徑往馳趣祇洹遙見如來如樹花茂星中之月爾時世尊以無漏三達察我應度而來迎我我時形露無用自蔽即便坐地以手覆乳佛告阿難汝持衣往覆彼女人我時得衣即便稽首世尊足下具陳罪厄願見垂愍聽我為道佛告阿難將此女人付憍曇彌令授戒法時大愛道即便受我作比丘尼即為我說四諦之要苦空非常我聞是法剋心精進自致應真達知去來今我現世所更勤苦難可具陳如宿所造毫分不差時諸比丘尼重復啟白宿有何咎而獲斯殃唯願說之微妙答曰汝等靜聽乃往過世有一長者財富無數無有子息更取小婦雖小家女端正少雙夫甚愛念遂便有娠十月已滿生一男兒夫妻敬重視之無厭大婦自念我雖貴族現無子息可以繼嗣今此小兒若其長大當領門戶田財諸物盡當攝持我唐勞苦積聚財產不

得自在，妬心即生，不如早殺。內計已定，即取鐵針刺兒顙上，令沒不現。兒漸消瘦，旬日之間遂便喪亡。小婦懊惱氣絕，復疑是大婦妬殺我子，即問大婦，汝之無狀，怨殺我子。大婦即時自呪誓曰：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為毒蛇所殺，有兒子者水漂狼食，身見生埋，自噉其子，父母大小失火而死，何為謗我，何為謗我？當於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前所呪誓今悉受之，無相代者。欲知爾時大婦者，則我身是。諸比丘尼重復問曰：復有何慶得觀如來就迎之耶？得在道堂，免于生死，微妙答曰：昔波羅捺國有一大山，名曰仙山，其中恒有辟支佛聲聞外道神仙，無有空缺，彼時緣覺入城分衛，有長者婦見之歡喜，即供養之。緣覺食已，飛昇虛空，身出水火，坐臥空中。婦時見之，即發誓言：使我後世得道如是。爾時婦者則我身是。緣是之故，得見如來。心意開解，成羅漢道。今日我身雖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於足下，晝夜患此，無復竟已。殃福如是，無有朽敗。爾時五百貴姓比丘尼聞說是法，心意悚然，觀欲之本，猶如熾火，貪欲之心永不復生。在家之苦甚於牢獄，諸垢消盡，一時入定。成阿羅漢道，各共齊心，白微妙曰：我等纏綿繫著，淫欲不能自拔。今蒙仁恩，導得度生死，時佛歎曰：快哉微妙。夫為道者，能以法教，轉相教誡，可謂佛子。眾會聞說，莫不歡喜，稽首奉行。

（二七）阿輪迦施土品第十七 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與阿難入城乞食，見群小兒於道中戲，各聚地上，用作宮舍，及作倉藏財寶。五穀有一小兒遙見佛來，見佛光相，敬心內發，歡喜踊躍，生布施心，即取倉中名為穀者，即以手掬，欲用施佛。身小不逮語，一小兒我登汝上，以穀布施。小兒歡喜，報言可爾，即躡肩上，以土奉佛。佛即下鉢，低頭受土，受之已訖，授與阿難。語言持此塗污我房，乞食既得，還詣祇洹。阿難以土塗佛房地，齊污一邊。其土便盡，污已，整衣服，以白佛。佛告阿難，向者小兒歡喜施土，土足塗污佛房一邊，緣斯功德，我般涅槃百歲之後，當作國王。字阿輪迦。其次小兒當作大臣，共領閻浮提一切國土，興顯三寶，廣設供養，分布舍利，遍閻浮提。當為我起八萬四千塔。阿難歡喜，重白佛言：如來先昔造何功德，而乃有此多塔之報？佛言：阿難，專心善聽，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典閻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弗沙，波塞奇王與諸臣民供養於佛。比丘僧四事供養，敬慕無量。爾時其王心自念言：今此大國人民之類，常得見佛禮拜供養，其餘小國各處邊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就當圖畫佛之形像，布與諸國，咸令供養。作是念已，即召畫師，勅使圖畫。時諸畫師來至佛邊，看佛相好，欲得畫之。適畫一處，忘失餘處，重更觀看，復次下手，忘一畫，一不能使成。時弗沙佛調和眾彩，手自為畫，以為模法。畫立一像，於是畫師乃能圖畫，都盡八萬四千之像。極令淨妙，端正如佛。布與諸國，一國與一，又作

告下，勅令人民辦具花香，以用供養。諸國王臣民得如來像，歡喜敬奉，如視佛身。如是阿難，波塞奇王今我身是。緣於彼世，畫八萬四千如來之像，布與諸國，令人供養。緣是功德，世世受福，天上人中，恒為帝王，所受生處，端正殊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緣是功德，自致成佛。涅槃之後，當復得此八萬四千諸塔果報。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七瓶金施品第十八 丹本為二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各處異國，隨意安居。經九十日，安居已竟，各詣佛所，諮受聖教。爾時世尊與諸比丘，隔別經久，慈心愍傷，即舉千輻相輪，神手而慰勞之。下意問訊，汝等諸人住在僻遠，飲食供養得無乏耶？如來功德世無儔類，今乃下意瞻諸比丘，特懷謙敬。阿難見之，甚怪，所以即白佛言：世尊出世最為殊特，功德智慧世之希有。今乃下意慰諭，問訊諸比丘，何其善耶？不審世尊興發如是謙卑之言，為遠近耶？世尊告曰：欲知不乎？明聽善思。當為汝說。奉教善聽。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捺，時有一人好修家業，意偏愛金，勤力積聚，作役其身，四方治生，所得錢財，盡用買金，因得一瓶，於其舍內掘地藏之。如是種種，勤身苦體，經積年歲，終不衣食聚之。不休乃得七瓶，悉取埋之。其人後時遇疾，命終由其愛金轉身作一毒蛇之身，還其舍內守此金瓶，經積年歲，其舍摩滅，無人住止。蛇守

金瓶壽命年歲已復向盡捨其身已愛心不息復受本形自以其身纏諸金瓶如是展轉經數萬歲最後受身厭心復生自計由來為是金故而受惡形無有休已今當用施快福田中使我世世蒙其福報思惟計定往至道邊竄身草中匿身而看設有人來我當語之爾時毒蛇見有一人順道而過蛇便呼之人間喚聲左右顧望不見有人但聞其聲復道而行蛇復現形喚言咄人可來近我人答蛇言汝身毒惡喚我用為我若近汝儻為傷害蛇答人言我苟懷惡設汝不來亦能作害其人恐懼往至其所蛇語人言吾今此處有一瓶金欲用相託供養作福能為之不若不為者我當害汝其人答蛇我能為之時蛇將人共至金所出金與之又告之曰卿持此金供養眾僧設食之日好念持一阿輸提來取我昇去其人擔金至僧伽藍付僧維那具以上事向僧說之云其毒蛇欲設供養剋作食日僧受其金為設美饌作食日至其人持一小阿輸提往至蛇所蛇見其人心懷歡喜慰喻問訊即盤其身上阿輸提於是其人以疊覆上擔向佛圖道逢一人問擔蛇人汝從何來體履佳不其人默然不答彼問再三問之不一言所持毒蛇即便瞋恚含毒熾盛欲殺其人還自遏折復自思念云何此人不知時宜他以好意問訊進止鄭重三問無一言答何可疾耶作是念已毒心復興隆猛內發復欲害之臨當吐毒復自思惟此人為我作福未有恩報如是再三還自奄伏此人於我已有大恩雖

復作罪事宜忍之前到空處蛇語其人下我著地窮責極切囑戒以法其人於是便自悔責生謙下心垂矜一切蛇重囑及莫更爾耶其人擔蛇至僧伽藍著眾僧前於時眾僧食時已到作行而立蛇令彼人次第賦香自以信心視受香者如是盡底熟看不移眾僧引行遠塔周匝其人捉水洗眾僧手蛇懷敬意觀洗手人無有厭心眾僧食訖重為其蛇廣為說法蛇倍歡喜更增施心將僧維那到本金所殘金六瓶盡用施僧作福已訖便取命終由其福德生忉利天佛告阿難欲知爾時擔蛇人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時毒蛇者今舍利弗是我乃往日擔蛇之時為蛇見責慚愧立誓生謙下心等視一切未曾中退乃至今日時諸比丘阿難之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九〇）差摩現報品第十九丹本為二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羅閱祇竹林精舍與尊弟子無央數眾爾時國中有一婆羅門居貧窮困乏於錢穀勤加不懈衰禍遂甚方宜理盡衣食不供便行問人今此世間作何等行令人現世蒙賴其福有人答言汝不知耶今佛出世福度眾生祐利一切無不得度如來復有四尊弟子摩訶迦葉大目犍連舍利弗阿那律等斯四賢士每哀貧乏常行福利苦厄眾生汝今若能以信敬心設食供養此諸賢士則可現世稱汝所願時婆羅門聞諸人所說如是事已心懷歡喜往其國中遍行自衛作役其身得少財物擔至其家施設飲食請諸賢聖供養一日剋心精勤望現世報婆羅門婦

字曰差摩晉言安隱飯僧已訖諸尊弟子勸請差摩受八關齋受齋已訖各還精舍時瓶沙王值遊林澤還來向城道見一人犯王重罪縛著標頭豎在道邊見王悲哀求索少食王情愍傷即可當與正爾別去時王竟日忽忘前事夜卒自念我以先許彼罪人食云何欸忘即時遣人致食往與舉宮內外無欲往者咸作是說今是夜半道路恐有猛獸惡鬼羅刹禍難眾多寧死於此不能去也爾時國王念彼人苦身心煩惱極憐愍即令國中誰能致食至彼人所賞金千兩國中人民無受募者於時差摩常聞人說若世有人受持八關齋者眾邪惡鬼毒獸之類一切惡災無能傷害差摩聞之便興此心我家貧窮加復受齋今王所募欲為我耳我今當往受其募直思惟已定往應王募爾時國王又語差摩為吾擔食至彼人所若達來還吾定當與汝金千兩差摩即時如勅擔往至心持齋無有缺失順道而行出城漸遠逢一羅刹名曰藍婆彼鬼是時生五百子初生已竟極懷飢渴見差摩來望以為食然彼差摩持齋無缺羅刹見之逆懷怖畏飢餓所逼現身從乞所擔之食持少施我差摩不逆以少勾之所施雖少鬼神力故而用飽滿於時羅刹問差摩言汝字何等女人答言我字差摩羅刹歡喜語差摩言今我分身而得安隱由卿活命益我不少我既蒙活復聞好字我所住處有一釜金持以報卿來時念取又復問言汝欲何至差摩答言欲持此食往與彼人藍婆又言我有女妹在前

住止。字阿藍婆。卿若見之為吾問訊。云我分身生五百子。身體安隱。具騰我情。令知消息。差摩如言順道而去。見阿藍婆。即出問訊。說其藍婆情事委曲。生五百子皆悉安隱。時阿藍婆聞之歡喜。問婦人曰。今汝字何。女人答言。我字差摩。羅剎聞之亦用歡悅。我姊分身復得安隱。汝字復好。何其善也。今此住處有一釜金。我用賜卿。來時念取。又問之曰。汝欲何至。差摩答言。為王擔食至彼人所。阿藍婆曰。我有一弟字分那奇。住在前路。為吾問訊。因騰姊意。即復共辭。順道而進。到前如意。見分那奇。為其二姊具說意狀。云彼大姊生五百子。身輕安隱。無有不祥。時分那奇聞其二姊平安消息。心用歡喜。復問差摩。汝字何等。婦人答曰。我字差摩。其鬼答言。汝字安隱。復傳我姊平安消息。倍何快耶。即語差摩言。我此住處有金一釜。以用遺卿。來時念取。辭別已竟。引路而去。憶識故處。至彼人所。與食已訖。還來本處。取金三釜。持至其家。復於王家得賞金千兩。其家於是拔貧即富。國中庶民見其家內財寶饒多。各各慕及。樂為營從。來至其家。承給使令。王聞是人福德如是。即召至宮。拜為大臣。既蒙王祿。其家又富。信心誠篤。廣殖福業。請佛及僧。施設大檀。佛與徒眾悉受其請。飲食已訖。佛為說法。心意開解。成須陀洹。時諸會者阿難之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〇)貧女難陀品第二十一 丹本此品在第十一卷為五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中有一女人名曰難陀。貧窮孤獨。乞

匄自活。見諸國王臣民大小。各各供養佛及眾僧。心自思惟。我之宿罪生處貧賤。雖遭福田。無有種子。酸切感傷。深自咎悔。便行乞匄。以俟微供。竟日不休。唯得一錢。持詣油家。欲用買油。油家問曰。一錢買油。少無所逮。用作何等。難陀具以所懷語之。油主憐愍。增倍與油。得已歡喜。足作一燈。擔向精舍。奉上世尊。置於佛前。眾燈之中。自立誓願。我今貧窮。用是小燈。供養於佛。以此功德。令我來世得智慧。照滅除一切眾生垢闇。作是誓已。禮佛而去。乃至夜竟。諸燈盡滅。唯此獨燃。是時目連次當日直。察天已曉。收燈擗搗。見此一燈獨燃。明好。膏炷未損。如新燃燈。心便生念。白日燃燈無益。時用欲取滅之。暮規還燃。即時舉手扇滅。此燈燈焰如故。無有虧滅。復以衣扇燈明不損。佛見目連欲滅此燈。語目連曰。今此燈者。非汝聲聞所能傾動。正使汝注四大海水。以用灌之。隨嵐風吹。亦不能滅。所以爾者。此是廣濟發大心人所施之物。佛說是已。難陀女人復來。詣佛頭面作禮。於時世尊即授其記。汝於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名曰燈光十號。具足。於是難陀得記歡喜。長跪白佛。求索出家。佛即聽之。作比丘尼。慧命阿難目連。見貧女人得免苦厄。出家受記。長跪合掌。前白佛言。難陀女人宿有何行。經爾許時。貧乞自活。復因何行。值佛出家。四輩欽仰。諍求供養。佛言。阿難。過去有佛名曰迦葉。爾時世中有居士婦。躬往請佛。及比丘僧。然佛先已可一貧女。受其供養。此女已得

阿那含道。時長者婦。自以財富輕忽貧者。嫌佛世尊。先受其請。便復言曰。世尊云何不受我供。乃先應彼乞人請也。以其惡言。輕忽賢聖。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恒生貧賤。乞匄之家。由其彼日。供養如來。及於眾僧。敬心歡喜。今值佛世。出家受記。合國欽仰。爾時眾會。聞佛說此已。皆大歡喜。國王臣民。聞此貧女奉上一燈。受記作佛。皆發欽仰。並各施與。上妙衣服。四事無乏。合國男女。尊卑大小。競共設作。諸香油燈。持詣祇洹。供養於佛。眾人猥多。燈滿祇洹。諸樹林中。四匝彌滿。猶如眾星。列在空中。日日如是。經於七夜。爾時阿難。甚用歡喜。嗟歎如來。若干德行。前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佛告阿難。過去久遠。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主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土。王大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其頂上有自然寶。眾相晃朗。光曜人目。即召相師。占相吉凶。因為作字。相師披看見其奇妙。舉手唱言。善哉善哉。今此太子。於諸世間。天人之中。無與等者。若其在家。作轉輪聖王。若其出家。成自然佛。相師白王。太子生時。有何異事。王答之言。頂上明寶。自然隨出。便為立字。字勒那識祇。晉言寶髻。年漸長大。出家學道。得成為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爾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晉言聖友。保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入城。詣諸長者居士。人民求索。蘇油燈炷之具。時王有女名曰牟尼。登

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重。遣人往問。尊人恒爾勞苦。何所營理。比丘報言。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所以入城詣諸賢者。求索蘇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又語聖友。自今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作燈之具。比丘可之。從是已後。常送蘇油燈炷之具。詣於精舍。聖友比丘。日日經營。燃燈供養。發意廣濟。誠心歎著。佛授其記。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十號具足。王女牟尼。聞聖友比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我有。比丘經營。今已得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於是王女聞佛授記。歡喜發中。化成男子。重禮佛足。求為沙門。佛便聽之。精進勇猛。勤修不息。佛告阿難。爾時比丘阿梨蜜者。豈異人乎。乃往過去。定光佛是。王女牟尼。豈異人乎。我身是也。因由昔日。燈明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天上世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至今成佛。故受此諸燈明之報。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有得初果。乃至四果。或種緣覺。善根之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慧命阿難。及諸眾會。咸共頂戴。踊躍奉行。

賢愚經卷第三

(二) 大光明王始發道心緣品第十六

有智慧巧便人。以小緣故。能發大心。趣向佛道。懈怠懶惰人。雖有大緣。猶不發意。趣向佛道。是故行者。應強心立志。勇猛善緣。何以知

然。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四眾。諸王臣民。前後圍遶。供養恭敬。於是眾中。多有疑者。世尊本以何因緣。故初發無上菩提之心。自致成佛。多所利益。我等亦當發心。成道利安眾生。尊者阿難知眾所念。即從坐起。整衣服。前白佛言。今此大眾。咸皆有疑。世尊本昔。從何因緣。發大道心。唯願說之。廣利一切。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汝所問者。多所饒益。諦聽善思。當為汝說。時大會寂靜無聲。風河江水。百鳥走獸。皆寂無聲。於是大眾。天龍鬼神。悚然樂聞。一心觀佛。佛言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大光明。有大福德。聰明勇慧。王相具足。爾時邊境。有一國王。與為親厚。彼國所乏。大光明王。隨時贈送。彼國所珍。亦復奉獻。於光明王。時彼國王。大山遊獵。得二象子。端正殊妙。白如玻瓈。山七支拄地。甚可敬愛。心喜念言。我今當以與光明王。念已。莊校金銀雜寶。極世之珍。遣人往送。時光明王。見此象已。心大欣悅。時有象師。名曰散闍。王即告言。汝教此象。瞻養令調。散闍奉教。不久調順。眾寶交絡。往白王言。我所調象。今已調良。願王觀試。王聞心喜。遲欲見之。即擊金鼓。會諸臣下。令觀試象。大眾既集。王乘是象。譬如日初出。山光明照耀。王初乘象。亦復如是。與諸臣民。出城遊戲。將至試所。時象氣壯。見有群象。於蓮華池。食蓮華根。見已欲發。奔逐。象遂至深林。時王冠服。悉皆墮落。壞衣破身。出血牽髮。王時眩暈。自惟必死。極懷恐怖。即問象師。吾寧

當有餘命不耶。散闍白王。林中諸樹。有可捉者。願王搏捉。乃可得全。王搏樹枝。象去。王住下樹坐地。自視無復衣冠。身體傷破。生大苦惱。迷悶出林。不知從者所在。象師小前捉樹。得住。還求見王。愁惱獨坐。象師叩頭白王。願王莫大憂苦。此象正爾。姪心當息。厭惡穢草。不甘濁水。思宮清淨。肥美飲食。如是自還。王即告曰。吾今不復思汝及象。以此象故。幾失吾命。爾時群臣。咸各生念。謂王已為狂象所害。尋路推求。處處。或得天冠衣服。或見落血。遂乃見王。駕乘餘象。還來入城。城中人民。悉見大王。受如是苦。莫不憂惱。爾時狂象。在野澤中。食諸惡草。飲濁穢水。姪欲息。即思王宮清涼甘饈。行如疾風。詣本止處。象師見已。往白王言。大王當知。先所失象。今還來至。願王視之。王言。我不須汝。亦不須象。散闍啟王。王若不須我及象者。唯願觀我調象之方。王即使於平坦地。敷置坐處。時國中。人聞此象師。欲示大王調象之法。普皆雲集。時王出宮。大眾導從。詣座而坐。象師散闍。將象至會。尋使工師。作七鐵丸。燒令極赤。作已。念言。象吞此丸。決定當死。王後或悔。白言大王。此白象寶。唯轉輪王。乃得之耳。今有小過。不應喪失。王告之言。象若不調。不應令吾乘之。若其調適。事覺如斯。今不須汝。亦不須象。象師又言。雖不須我。象甚可惜。王怒隆盛。告言。遠去。散闍起已。泣淚而言。王無親疎。其心如毒。詐出甜言。時會大小。聞已。墮淚。諦視於象。象師即便作相告象。吞此鐵丸。若不吞者。當以鐵鉤。斷裂

汝腦象知其心即自思惟我寧吞此熱丸而死實不堪忍被鐵鉤死如人俱死寧受絞死不樂燒殺屈膝向王垂淚望救王意怒盛觀已餘視散闍告象汝今何以不吞此丸時象四顧念是眾中乃無有能救我命者以手取丸置口吞之入腹焦爛直過而死如金剛杵打破瓊山鐵丸墮地猶故熱赤時會見已莫不悲泣王見此事驚怖愕然乃生悔心即召散闍告言汝象調順乃爾何故在林不能制之時淨居天知光明王應發無上菩提之心即作神力令象師跪答王言大王我唯能調象身不能調心王即問言頗復有人亦能調身兼調心不白言大王有佛世尊既能調身亦能調心時光明王聞佛名已心驚毛豎告言散闍所言佛者何種性生散闍答言佛世尊者二種性生一者智慧二者大悲勤行六事所謂六波羅蜜功德智慧悉具足已號之為佛既自能調亦調眾生王聞是已悚然踊躍即起入宮洗浴香湯更著新衣上高閣上四向作禮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燒香誓願願我所有功德迴向佛道我成佛已自調其心亦當調伏一切眾生若以一眾生故在於阿鼻地獄住經一劫有所益者當入是獄終不捨於菩提之心作是誓已六種震動諸山大海距蹠踊沒虛空之中自然樂聲無量諸天作天妓樂歌歎菩薩而作是言如汝所作得佛不久成佛道已願度我等我等於此清淨法會亦應有分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白象吞鐵丸者難陀是也時象師者舍利弗是也

光明王者我身是也我於爾時見是象調順故始發道心求於佛道爾時大會聞佛苦行如是得有得四道果者有發大道心者有出家修道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以是因緣強志勇故由小因緣能辦大事懶惰懈怠雖遇大緣無所能成是故行者當勤精進趣向佛道

◎賢愚經卷第四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三)摩訶斯那優婆夷品第二十一 丹本無此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與大比丘眾圍繞恭敬爾時佛讚智慧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讚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偈常有諸天隨而聽受是故應勤誦說經法何以故知佛初至祇桓精舍功德流布莫不聞知時諸善人聞佛名德歡喜無量稱揚讚歎所以者何世間惡人聞善人名心生憎嫉聞惡歡喜賢善之人遏惡揚善欲令廣聞見人作惡而知結使憐愍愿怨如是善人聞佛出世稱揚流布令遍諸國時波斯匿王有邊小國名毘紐乾時此聚落中人多邪見無佛法僧時此村落有一女人名摩訶優波斯那時有事緣至舍衛國波斯匿王所緣事畢訖從諸篤信優婆塞邊聞佛功德欲得見佛即往祇洹觀佛相好莊嚴殊特頭面禮足却在在一面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五戒法所謂不殺得長壽不盜得大富不邪淫得

人敬愛念不妄語得言見信用不飲酒得聰明了達時優波斯那聞此法已甚大歡喜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授我五戒我當盡壽清淨奉持寧失身命終不毀犯如飢人惜食渴者愛水如疾者護念我護禁戒亦復如是時佛即與授五戒法得五戒已白言世尊我所住處偏僻迥遠當還所止願賜少物當敬奉之過去諸佛如恒河沙盡說法句未來諸佛如恒河沙亦說是經爾時世尊以法句經與優波斯那令諷奉行得已作禮遶佛三匝而去還本聚落思惟憶念佛所與經是時中夜於高屋上思佛功德讀誦法句時毘沙門天王欲至南方毘樓勒叉所將千夜叉從優波斯那上過聞誦經聲尋皆住空聽其所誦讚言善哉善哉姊妹善說法要今我若以天寶相遺非爾所宜我今以一善言相贈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從舍衛來當止此林汝明往請於舍供養彼呪願時并稱我名優波斯那聞此語已仰視空中不見其形如盲眼人於夜黑闇都無所見即問言曰汝為是誰不見其形而但有聲空中答言我是鬼王毘沙門天也為聽法故於此住耳優婆夷言天無謬語汝天我人絕無因由何故稱我為姊妹耶天王答言佛是法王亦人天父我為優婆塞汝為優婆夷同一法味故言姊妹時優婆夷心生歡喜問言天王我供養時稱汝名字有何利耶天王答言我為天王天耳遠聞稱我名者我悉聞之以稱我故增我勢力威德眷屬我亦復以神力及勅鬼神護念是人增其

祿福令離衰患。說是語已。尋便過去。時優婆夷歡喜踊躍。自思惟言。佛於百劫精勤苦行。唯為我耳。以佛恩故。乃使鬼王為我姊妹。使不寢寐。天垂欲曉。方得少眠。時彼家中常令人入林取薪。是時使人早赴入林。上樹採薪。遙見尊者舍利弗。目連等五百比丘。在此林中。其精勤者坐禪誦經。其懶惰者臥沙草上。時彼使人奔隨大家到舍衛國。是故遙見。識二尊者。便自念言。我等大家所尊敬者。今在此林。大家不知。若我徐取薪已。乃還白者。或有餘人脫先請去。我則有過於事折減。先辦斯要。後乃取薪於事無苦。即便下樹往尊者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大家優波斯那禮足問訊。尊者答言。令優波斯那安隱受樂解脫生死。白言尊者。我大家優波斯那請今日食。唯願屈臨。尊者答言。汝還歸家告優波斯那。善哉優婆夷。知時長宜。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施遠去者。施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使者受教辭退出林。急疾還家。到已問婢。大家所在。答言。彼高屋上。初夜中夜不得睡眠。今方始眠。使白喚覺。率言不敢白。汝若不能我自當覺。咸言隨意。使前上屋彈指令覺。覺已問言。欲何所白。白言。大家尊者舍利弗目連等在其林中。優波斯那甚大喜躍。即便自取耳二金環。而以賞之。尋更白言。尊者有好言教到大家邊。即曰。有何好教。可時說之。具以五施而為說之。時優婆夷歡喜踰前。譬如蓮花見日。則便開敷。時彼開解亦復如是。

即自解頸眾寶瓔珞。重以賜之。使者白言。大家時起。洗手辦具。飲食供養。我向輒持大家言教。請二尊者及五百弟子。今日來食。願時供辦。聞是語已。益復踊躍。言。我所欲作已。為我作。快不可言。我今放汝。更不屬我。如汝善好在家出家。聚落城邑。隨處光好。時優波斯那即起洗手。告語家屬及諸隣比。汝應作食。汝應燃火。汝應取水。汝應敷席。汝應取花。如是種種分部訖已。即自取藥。搗末搗和。所供已辦。即遣是人。還白時到。食具已辦。唯願知時。時二尊者與諸比丘。著衣持鉢。往詣其家。就座而坐。時優波斯那。手自行水。下種種食。色香味具。一切諸行。隨業受報。好色食。施得好顏色。食有好香。得遠名稱。其味具足。得隨意所欲。以食之報。得大筋力。眾僧食已。尊者舍利弗。即與之祝願。其祝願時。優波斯那。白言尊者。願當稱彼毘沙門天名。時舍利弗。祝願已訖。尋便問言。汝於毘沙門天王有何因緣。而稱其名。白言尊者。有希有事。以我昨夜誦法句故。使彼天王。住於空中。聽我誦經。讚言善哉。善哉。姊妹善說妙法。我即仰問。汝為是誰。不覩身形。但有聲耶。彼答我言。我是鬼王。毘沙門身。聞汝誦經。故住聽耳。欲以天寶相遺。而非汝所宜。今以善言贈汝。我即問言。欲何所告。即言。尊者舍利弗。目連。連明日當至某林。汝可請來。於舍供養。祝願之時。念稱我名。我即問之。稱汝名字。有何利益。彼即答我。具以上事。以是因緣。我今稱之。舍利弗言。實為奇特。汝人彼天。而能屈意與汝言語。云是何

姊妹。優婆夷言。我又更有奇特之事。此舍有神。與我親厚。如有女人。共相往來。我布施時。此神語我。此阿羅漢。此阿那含。此斯陀含。此須陀洹。此凡夫。此持戒。此破戒。此智慧。此愚癡。我雖聞此說。意等無二。於凡夫犯戒等。如阿羅漢。舍利弗言。汝實奇特。能於此中生平等心。摩訶斯那言。我復有奇特好事。我女人身。加復在家。而能除滅二十身。見得須陀洹。舍利弗言。姊妹。汝甚奇特。能於女身。成須陀洹。優婆夷言。我又更有希有奇特。我有四子。皆惡邪見。我夫惡邪。又亦尤甚。於佛法僧。不識不敬。我若供養三寶。及給貧窮。便生嫉恚。咸言我等。勞動家業。而乃作此無益之用。雖有此說。我於道心。修善布施。終無退縮。亦不恚恨。舍利弗言。婦人之法。一切時中。常不自在。少小則父母護。壯時則其夫護。老時則子護。而汝不為夫子所制。隨意修善。姊妹。我今詢汝。可善著心。何者好事。謂佛世尊。是暮當至。毘紐乾特林。我用是事。以相報遺。語已辭還。所止。優婆夷言。尊者所告。實為甚善。尊者去後。當辦所供。以待世尊。如是世尊。以至是林。摩訶斯那。甚大歡喜。即集諸優婆夷。尋於其暮。往至佛所。遙見世尊。光相殊妙。五情悅豫。喜踊無量。到已作禮。種種香華。供養佛畢。却坐一面。佛為說法。施論戒論。生天斷欲。涅槃之論。聞說法已。將欲還家。合掌白佛。我此村人。普皆邪見。不識佛法。不知佛德。不好布施。故使沙門婆羅門。入此村。乞常至我家。唯願世尊。隨我幾時。住此村邑。佛及弟子。常受我

請四事供養，白己禮足而退。次第觀諸比丘所止宿處，最後見有一病比丘臥草窟中，即問大德，何所苦患？比丘答言：道路行來四大不調，困苦少賴。優婆夷言：大德所患，便宜何食？答言：醫處當服新熱肉汁。優婆夷言：莫復餘求，我明日當送。答言：可爾。優婆夷禮足還家，自思惟言：我得大利，見佛世尊及舍利弗等諸大尊者，深加喜慶，然不憶念。明十五日，時彼國法，其十五日一切不殺，殺者違命。明日晨朝，勅使持錢買新熱肉，使人受教，詣市遍求，不得空還。白大家言：今十五日市無屠殺，時優婆夷告使人言：汝持千錢買百錢肉，有求利者，或能與汝，使人持錢，又往推覓。王限重故，無敢與者，使人還白，具如事情。時優婆夷聞是事，已心憂惱，言：汝持金錢等重買索，爾時使人雖持金錢，如勅推求，而諸屠者雖貪其利，王法嚴重，懼失命根，無敢與者。如是往返，不能得。時優婆夷倍增憂惱，念病比丘已受我請，而我設當不供所須，或能失命，便是我咎。當設何計？念是事已，重自思惟，往昔菩薩以一鵠故，猶自屠割，不惜身肉，況此比丘於鵠有降，我寧不可愛自己身肉，而不濟彼，作是念已，將一可信常所使人，却入靜室，淨自洗身，踞坐床上，勅使人言：汝今割我股裏肉，取爾時使人如教，即以利刀割取。當割肉時，苦痛逼切，悶絕躋地。時婢即以白氈纏裹，既取肉已，合諸藥草，煮以為饍，送疾比丘。比丘受是信心，檀越所送，食已，疾即除愈。夫婆羅門于時不在，行還問言：摩訶斯那為

何所在？答某房中，其夫往見，顏色變異，不與常同，即便問言：汝今何緣憔悴？乃爾對曰：我今為病所侵，其夫憂愁，尋集諸醫診其所患。醫集問言：汝有何疾？所疾發動，其來久如？有休問不答言：我病一切時痛，如今疼苦無復休間。時醫察脈，不知所痛，默然還出。其夫垂泣而問妻言：汝何所疾，以情見語？妻答之曰：明醫不知我焉，能知時婆羅門問家內人：汝等能知摩訶斯那所苦患不？時諸使人白言：大家，我等不知。當問可信所親近者。時婆羅門即召彼婢，於隱屏處問言：我婦何由有疾？婢以實答。大家當知，為病比丘故，割肉飴之。夫聞是已，於佛法僧生悲害心，便於街巷高聲唱言：沙門釋子食噉人肉，如班足王，爾時篤信優婆塞，聞婆羅門罵佛法僧，憂愁不樂，往世尊所，頭面禮足。世尊告曰：汝等何故愁慘不樂？白言：世尊，有一婆羅門，於多人處，高聲唱言，罵佛法僧。昔班足王食噉人肉，今沙門釋子食噉人肉，亦復如是。願佛世尊勅諸比丘，莫食人肉。爾時世尊以是事故，集比丘僧，呼病比丘。時病比丘聞世尊教，心懷喜踊，世尊大慈，乃流及我，身雖羸瘦，自力而來，到已禮足，却坐一面。佛言：貴子，汝何所患？比丘白言：為病所惱，今見世尊，小得瘳降。世尊又問：今日汝何所食？答言：今日食肉汁食。佛言：所食是新肉，為乾肉乎？答言：新肉。天竺國熱肉不經宿，所食若新若乾。善男子，汝食肉時，為問淨不淨不？答言：世尊，我病困久，得便食之，實不問也。佛言：比丘，汝云何乃受不淨食？比

丘之法，檀越與食，應先問之。此是何肉？檀越若言：此是淨肉，應重觀察，可信應食，若不可信，便不可食。爾時世尊即制比丘：諸不淨肉，皆不應食。若見聞疑，三不淨肉，亦不應食。如是分別，應不應食。時優婆夷聞佛世尊，正由我故，制諸比丘，不得食肉，生大苦惱。以緣於己，永令比丘不食肉故，即語夫言：若能為我請佛及僧，明日來此設供養者，甚善。若其不能，我當捨命。我乃自以身肉施人，汝有何悔？乃起是事。此婆羅門素於三寶無信敬心，聞妻是語，以其妻故，入林趣佛，至佛所，已即言：瞿曇沙門及諸弟子，當受我請。明日舍食，佛默然受。時婆羅門知佛受請，還家語妻：沙門瞿曇已受汝請。時優婆夷即勅家內，辦種種食，香花坐具。明日時到，遣人林中，往白世尊。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比丘著衣持鉢，往至其家，就座而坐。坐已，問婆羅門：摩訶斯那今何所在？答言：病在某房。佛言：喚來。時婆羅門即往告言：汝師呼汝，即曰：我摩訶斯那禮佛法僧足，我有病苦，不任起往。其夫往白佛言：優婆斯那禮佛法僧足，我有病苦，不任起往。佛告阿難：汝往告優波斯那，汝起見佛，阿難即往告優波斯那。世尊呼汝，汝可往見。時優波斯那即於臥上，合掌白言：我今禮佛法僧，思見世尊，如飢須食，如渴須飲，如寒思溫，如熱思涼。如失道得道，我思見佛，亦復如是。心雖欲往，身不肯隨。阿難還白佛：如優波斯那所說，佛勅阿難，并床輿來。阿難奉教，使人輿來，到於佛前。爾時如來放大光明，諸遇佛

光觸其身者，狂者得正，亂者得定，病者得愈。時優波斯那遇佛，光已苦痛即除。爾時舍神以水洗瘡，以藥塗之，平復如故。時優波斯那即起下床，手執金瓶，自行澡水，下種種食，色香味具，佛食已，澡手洗鉢，為摩訶斯那說微妙法，所謂布施持戒，人天果報，生死過患，貪欲為害，出離滅樂，十二因緣，輪轉不息。時優波斯那聞佛所說，得斷慳嫉，成阿那含道。家內眷屬悉受五戒，其婆羅門捨離邪見，信敬三寶，受優婆塞戒。時會四眾，有得須陀洹者，有得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大道心者，一切大小莫不歡喜。時有眾人畏生死者，各作是念：「今此女人乃能如是，自割身肉以供沙門，甚為奇特。我等若捨聚落田宅，豈足為難，便各棄捨聚落家屬，出家求道，勤修精進，斷諸結漏，成阿羅漢道。」時此聚落佛法信行廣闡流布，以是緣故，有強志者乃至女人，讀誦經法，不惜身肉，得諸道果。況於丈夫，勤心道業，當不成者乎？是因緣故，諸善男子當勤善法，畏於生死，便得結使微薄，離於生死。雖於此末法之中，不能得度，緣此功德，當於天受無窮福，彌勒世尊不久五十六億十千萬歲來，此成佛，當為汝等廣說妙法。汝於其中，隨願所求，成三乘道，悉得解脫頂戴奉行。」

（二三）◎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第 丹本此品在第二十一卷三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時世尊讚歎出家功德，因緣其福甚多。若放男女，若放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者，功德無量，布施之報，十世

受福，六天人中往返十到，猶故不如放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為勝。何以故？布施之報，福有限極，出家之福無量無邊，又持戒果報，五通神仙，受天福報，極至梵世。於佛法中，出家果報不可思議，乃至涅槃，福故不盡。假使人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所得功德，不如出家，何以故？七寶塔者，貪惡，愚人能壞破故。出家之法，無有毀壞，欲求善法，除佛法已更無勝故。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二人福雖復無量，猶亦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福弘大，何以故？雖能施於二種人目，此人唯各獲一世利，又肉眼性，性有敗壞，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展轉示導，眾生永劫無上慧眼，慧眼之性，歷劫無壞，何以故？福報人天之中，恣意受樂，無窮無盡，畢成佛道，所以者何？由出家法滅魔眷屬，增益佛種，摧滅惡法，長養善法，滅除罪垢，興無上福業，是故佛說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大海，廣於虛空。若使有人為出家者，作諸留難，令不從志，其罪甚重。如夜黑闇，無所覩見，是人罪報亦復如是。入深地獄，黑闇無目，譬如大海江河百流，悉投其中，此人罪報亦復如是。一切諸惡皆集其身，如須彌山劫火所燒，無有遺餘，此人亦爾。地獄火燒，無有窮已。譬如迦留樓醯尼藥，極為毒苦，若等斤兩，比於石蜜，彼善惡報亦復如是。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功德最大。以出家人以修多羅為水洗結使之垢，能滅除生死之苦，為涅槃之因，以毘

尼為足踐淨戒之地，阿毘曇為目視世善惡，恣意遊步八正之路，至涅槃之妙城。以是義故，放人出家，若自出家，若老若少，其福最勝。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王舍城有一長者名尸利苾提，秦言：福增其年百歲，聞出家功德如是無量，便自思惟：「我今何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辭妻子奴婢大小，我欲出家。其人老耄，家中大小莫不厭怪，輕賤其言，無從用者。聞欲出家，咸各喜言。汝早應去，何以遲晚？今正是時。」尸利苾提即出其家，往趣竹林，欲見世尊，求出家法。到竹林已，問諸比丘。佛世尊大仙，大悲廣利天人者，今何所在。比丘答言：「如來世尊，餘行教化，利益不在。尸利苾提又問：次佛大師智慧上足，更復是誰。比丘指示，彼尊者舍利弗是。即拄杖至舍利弗所，捨杖作禮，白言：尊者聽我出家，時舍利弗視是人已，念此人老三事皆缺，不能學問，坐禪，佐助眾事，告言：汝去。汝老年過不得出家。次向摩訶迦葉，優波離，阿菴樓陀等。次第五百大阿羅漢，彼皆問言：汝先向餘人未。答言：我先以向世尊，世尊不在。次向尊者舍利弗。又問：彼何所說。答言：彼告我言：汝老年過不得出家。諸比丘言：彼舍利弗智慧第一，尚不聽汝。我等亦復不聽汝也。譬如良醫善知瞻病，捨不療治，餘諸小醫亦悉拱手。當知是人必有死相。以舍利弗大智不聽，其餘比丘亦爾不聽。尸利苾提求諸比丘不得出家，還出竹園，住門閫上，悲泣懊惱，舉聲大哭。我從生來，無有大過，何故特不聽我出家。如優波離

剃髮賤人泥提下穢除糞之人，鴛掘摩羅殺無量人，及陀塞羈大賊惡人，如是等人尚得出家，我有何罪不得出家，作是語時，世尊即於其前踊出，放大光明相好莊嚴，譬如忉利天王帝釋七寶高車，佛問福增，汝何故哭，爾時長者聞佛梵音，心懷喜踊，如子見父，五體投地，為佛作禮，泣白佛言：「一切眾生殺人作賊，妄語誹謗下賤等人，皆得出家，我獨何罪，特不聽我佛法出家，我家大小以我老耄不復用我，今於佛法不得出家，今設還家必不前我，當何所趣，我今定當於此捨命。」爾時佛告尸利苾提：「誰能舉手於虛空中而作定說，是應出家，此人不應是。」長者白佛言：「世尊，法轉輪王第一智子，次佛第二世間導師，舍利弗者，此不聽我佛法出家，爾時世尊以大慈悲，慰喻福增，譬如慈父慰喻孝子，而告之言：『汝莫憂惱，我今當令汝得出家。』非舍利弗三阿僧祇劫精勤苦行百劫修福，非舍利弗世世難行，破頭挑眼髓腦血肉皮骨手足耳鼻布施，非舍利弗投身餓虎入於火坑，身琢千釘，剗身千燈，非舍利弗國城妻子奴婢象馬七寶，施與非舍利弗，初阿僧祇劫供養八萬八千諸佛，中阿僧祇劫供養九萬九千諸佛，後阿僧祇劫供養十萬諸佛，世尊，出家持戒具足，尸波羅蜜，非舍利弗於法自在，何得制言：『此應出家，此人不應。』唯我一人於法自在，唯我獨乘六度寶車，被忍辱鎧，於菩提樹下坐金剛座，降魔王怨，獨得佛道，無與我等，汝來隨我，我當與汝出家，如是世尊種種慰

喻福增，憂惱即除，心大歡喜，便隨佛後，入佛精舍，告大目犍連：「令與出家，何以故？」眾生隨緣得度，或有於佛有緣，餘人則不能度，於餘人有緣，佛則不能度，於舍利弗有緣，目連迦葉阿那律金毘羅等一切弟子，則所不度，如是展轉隨其有緣，餘人不度，爾時目連亦思：「此人年高老耄，誦經坐禪，佐助眾事，三事悉缺，然佛法王勅使出家，理不可違，即與出家，受具足戒。」此人前世已種得度因緣，以吞法鉤，如魚吞鉤，必出不疑，已曾修集諸善功德，晝夜精勤修習，讀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廣通經藏，以年老故，不能隨時恭敬迎送禮問，上座諸年少比丘，以先出家為上座，故常苦言剋切，此老耄比丘，自恃年高，誦經學問，慚慢自大，不相敬承，時老比丘便自思惟：「我在家時，為家大小之所刺惱，今來出家，望得休息，而復為此諸年少輩之所激切，何罪乃爾，益增苦惱。」又作是念：「我今寧死，時彼林邊有大河水，既深且駛，尋往岸邊，脫身袈裟，置樹枝上，長跪向衣，啼泣墮淚，自立誓言：『我今不捨佛法眾僧，唯欲捨命。』我此身上衣布施持戒精進，誦經設有報者，願我捨身生富樂家，眷屬調順，於我善法，不作留難，常遇三寶出家修道，遭值善師，示悟涅槃，誓已於河深駛迴波覆涌之處，欲投其中。」爾時目連以天眼觀我老弟子為作何事，尋見弟子投身投水，未至水頃，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言：「法子，汝何所作？」尸利苾提甚大慚愧，即自思惟：「當以何答？」我今不應妄語誑師，設誑師者，世世獲

罪當為舌根，又我和上神通玄鑒，我縱妄語亦自知之，世若有人智慧明達，性實質直，諸天應敬，若有智慧而懷諂誑，可為人師，人應恭敬供養，若無智慧而有質直，雖不兼物行，足自濟，若人愚癡，心懷誑諂，一切眾中惡賤下劣，設有所說，人悉知之，皆言：「此人諂欺無實，假令實說，捨不信用，是故我若欺誑和上，此非我宜，當如實說。」即白師言：「我厭家出家，欲求休息，今復不樂，故欲捨命。」目連聞已，即作是念：「此人設當不以生死恐畏之事而怖之者，於出家利空無所獲，即告之言：『汝今至心捉我衣角，莫中放捨，即奉師教，譬如風性輕舉所吹塵草，上衝虛空，神足遊空，若捉一毛，隨意所至，爾時目連猶如猛鷹，銜於小鳥，飛騰虛空，目連神足亦復如是，身昇虛空，屈申臂頃，至大海邊，海邊有一新死女人，面貌端正，身容殊妙，相好具足，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立觀，觀已捨去，尸利苾提白言和上：『此何女人，狀相如是。』目連告言：『時到當說。』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負銅鑊，搗鑊著水，然火吹之，既沸，脫衣自入鑊中，髮爪先脫，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其肉而食，噉之，福增見已，心驚毛豎，白言和上：『自食肉者，為何人。』目連告曰：『時到當說。』次小前行，見一大身，多有諸蟲圍啜其身，乃至支節，無有空處，如針頭許，時有大聲，叫喚啼哭，震動遠近，如地獄聲，白言和上：『此大惡聲，為何人。』目連告言：『時到當說。』次復見有一大男子，周匝多

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叉毒箭，鏃皆火燃，競共射之，身皆焦爛。白言：和上，此是何人，受茲苦毒，逃走無所？師言：且住，時到當說。次前經久，見一大山下，安刀劍，見一人從上投下，刀戟劍稍壞，刺其身，即自收拔，還豎本處，復還上山，如前不息。見已白師：此復何人而受斯苦？告言：且止，時至當說。次前見有一大骨山，高七百由旬，能蔽蔽日，使海蔭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來往經行，弟子隨行，尋自思惟：我今和上既已無事，我寧可問向來事不？念已白言：唯願和上為我解說向所見事。目連告言：今正是時，即白和上：先所見者是何女人？目連答言：汝欲知者，是舍衛城大薩薄婦，容貌端正，夫甚愛敬。爾時薩薄欲入大海，貪戀此婦，不能捨離，即將入海，與五百估客上船入海。時婦常以三奇木頭擊鏡照面，自覩端正，便起憍慢，深生愛著。時有一大龜以脚踢船，船破沒海，薩薄及婦五百估客一切皆死。大海之法不受死屍，若水迴波，夜叉羅剎出置岸上，眾生生命終隨所愛念死，即生中或有難言，隨所愛著，便往生者，誰愛地獄而入地獄者？眾人答曰：若有眾生盜三尊財及父母物，乃至殺人，如是大罪，應墮熾火地獄，是人為風寒冷病所逼，便思念火欲得入中，念已命終，便墮是獄。若人盜佛燈明及直，或盜僧祇燈燭薪草，若破壞撥撤僧祇房舍講堂，若冬寒時剝脫人衣，若以力勢以水寒時水灌奴婢及以餘人，若抄掠時剝人衣裳，如是罪報，應墮寒水地獄。

是人為熱病所逼，常思寒冷之處，念想之時，便墮此獄。優鉢羅鉢頭摩拘物頭分陀利地獄亦復如是。寒地獄中受罪之人，身肉冰燥，如焦豆散，腦髓白，爆頭骨碎，破百千萬分，身骨劈裂如芻箭，若人慳貪，斷餓眾生隨時飲食，應墮餓鬼，得逆氣病，不能下食，瞻病知識，以種種食強勸之，言是甜是酢，此美易消，汝可強食，便起悲心，使我何時眼不見食。爾時命終生餓鬼中，若人愚癡不信三寶，誹謗毀道，應墮畜生，為病所困，唯得伏臥，不得偃側，不喜善言，左右定知此人必死，便逼勸言：汝當聽法，受齋受戒，汝當見佛像見比丘僧，汝當布施，其人心意都不喜樂，為強敦曉喻，便增惡念，願我得一不聞三寶善名處者，快不可言。爾時命終生畜生中，若有修善種人，天因此人，不為大病所困，臨命終時，心不錯亂，所親左右知其將死，各勸之言：樂聞法，不欲見像，不欲見比丘，聽經偈不，汝喜欲得受齋戒不，欲得財物，施佛像不，悉答言好。復與說言：施佛形像，得成佛道，供養法者在所生處，得深智慧，達解法相，若施眾僧，所生之處，得大珍寶，隨意無乏，病人聞已歡喜，願言：使我所生常遇三寶，聞法開悟，爾時命終得生人中，若人廣種生天善因，清淨施戒樂聽經法，修持十善，其人將終安隱，仰臥見佛形像，天宮嫖女及聞天樂，顏色和悅，舉手上向，爾時命終即生天中。此薩薄婦自愛著身，命終還生，故身作蟲，捨此蟲身，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尸利苾提白言：和上，自食肉者，是何婦人？

目連告曰：是舍衛國優婆夷婢，彼優婆夷請一清淨持戒比丘，夏九十日奉給供養，於自陌頭起房安止，自辦種種香美飲食，時到使婢送食供養，婢至屏處，選好美者自取食之，餘與比丘。大家覺婢顏色悅澤，有飲食相，問言：汝得無污比丘食？答言：大家，我亦有信非邪見人，何緣先食？比丘食已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故先受輕繫花報之罪，命終當墮大地獄中，受正果報，苦毒無量。福增白言：所見大身諸蟲啖食，發大惡聲，復是誰乎？告言：福增，是獼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用僧祇物花果飲食，送與白衣，受此花報，於此命終墮大地獄，啖食諸蟲，即是爾時得物之人。福增白言：和上，彼舉聲哭，眾箭競射洞身，火燃，復是何人？目連告言：此人前身為大獵師，多害禽獸，以是罪故，受斯苦毒。於此命終墮大地獄，經久難出，又問和上：彼大山上自投來下，刀劍矛稍刺割其身，投已復上，此是何人？目連告言：是王舍城王大健鬪將，以猛勇故，身處前鋒，或以刀劍矛稍傷剋物命，故受此報。於是死已，墮大地獄，受苦長久。福增又白：今此骨山復為是誰？目連告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尸利苾提聞是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流，白言：和上，曼我今者，心未裂頃，時為我說本末因緣，目連告言：生死輪轉，無有邊際，而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造若干業，隨行受報，目連又言：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曇摩苾提，秦言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

法有慈悲心性不暴惡不傷物命王相具足正法治國滿二十年事簡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諸臣白王外有一人犯於王法云何治罪王時慕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案限律殺人應死尋殺此人王博戲已問諸臣言向者罪人今何所在我欲斷決臣白王言隨國法治今已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躡地諸臣左右冷水灑面良久乃蘇垂泣而言宮人妓女象馬七寶悉何處在唯我一人獨地獄中受諸苦痛我本未為王時而此宮中亦有王治我不久死此中亦當續有王治我名為王而害人命當知便是梅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時王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狂尅百姓離別人民剝脫眾生命終多作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咬食其身譬如拘執及髡毳茸著身諸蟲亦復如是身瘙痒故揩頗梨山碎殺諸蟲血流污海百里皆赤以此罪緣於是命終墮大地獄時摩竭魚一眠百歲覺已飢渴即便張口海水流入如注大河爾時適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行駛疾投趣魚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各作是言我等今日決定當死各隨所敬或有稱佛及法眾僧或稱諸天山河鬼神父母妻子兄弟眷屬竝作是言我等今日是為最後見閻浮提更永不見爾時垂入摩竭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時魚聞稱南無佛聲即時閉口海水停止諸賈客輩從死得活此魚飢逼即便

命終生王舍城中夜叉羅剎即出其身置此海邊日曝雨澆肉消骨在此骨山是福增當知爾時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大海中為摩竭魚汝今既已還得人身不厭生死若於此死當墮地獄欲出甚難時尸利苾提既見故身聞是說已畏於生死於所修法次第憶念繫心住意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厭離生死盡諸結漏得羅漢道目連歡喜告言法子汝今所應作者皆已作竟汝來向此因我力來汝今可以自神力去爾時目連飛昇虛空尸利苾提隨和上後如鳥子從母還至竹林時諸年少未知得道如前激刺尸利苾提心已調順威儀安詳默無所陳佛知此事欲護諸比丘不起惡業故又欲顯此老比丘德於大眾中呼福增言汝來福增汝今日往大海邊耶福增白言實往世尊汝所見者今可說之福增比丘具白世尊如所見事佛言善哉善哉福增比丘如汝所見事實如是汝今已離生死之苦得涅槃樂應受一切人天供養比丘所應作事汝已具足年少比丘聞佛是語深懷憂悔如是智慧賢善之人我等無智惡心刺持我等云何受此罪報時諸比丘即從坐起至福增所五體投地而作是言諸善人生與悲俱生大德今生亦應當與大悲俱生唯願於我生憐愍心受我悔過福增答言我於諸人無不善心可爾悔過尸利苾提見諸年少心懷恐怖即為說法諸比丘聞厭生死法精勤修集斷結盡漏得阿羅漢道福增因緣善名流布遍王舍城諸人咸言甚

奇甚特此長老者於此城中老耄無施今於佛法出家成道顯說如是希有妙法時城中人多發淨心或有聽放男女奴婢人民令出家者或自出家者莫不歡喜相勸出家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福增百歲方乃出家成就如是諸大功德況諸盛年欲求妙勝大果報者應勤修法出家學道歡喜奉行

賢愚經卷第四

賢愚經卷第五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二四◎沙彌守戒自殺品第二丹本品在第十三卷為三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安陀國爾時世尊慇懃讚歎持戒之人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何以故戒為入道之初基盡漏之妙趣涅槃安樂之平途若持淨戒計其功德無量無邊譬如大海無量無邊戒亦如是猶如大海多有阿脩羅龜水性摩竭魚等大眾生居戒海亦爾多有二乘大眾生居譬如大海多諸金銀琉璃等寶戒海亦爾多出善法有四非常三十七品諸禪三昧如是等寶猶如大海金剛為底金剛山圍四江大河流注其中不增不減戒海亦爾毘尼為底阿毘曇山以為圍遶四阿含河流注入中湛然常爾不增不減何以故注入不增不減下阿鼻火上衝大海海水消涸以故不增常流入故以故不減佛法戒海不放逸故不增具功德故不減是故當知能持戒者其德甚多佛涅槃後安

陀國土爾時有一乞食比丘樂獨靜處威儀具足乞食比丘佛所讚歎非住眾者何以故乞食比丘少欲知足不儲畜積聚次第乞食隨敷露坐一食三衣如是等事可尊可尚在僧比丘多欲無厭貯聚儲畜貪求悋惜嫉妬愛著以故不能得大名聞彼乞食比丘德行淳備具沙門果六通三明住八解脫威儀庠序名聞流布爾時安陀國有優婆塞敬信三寶受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布施修德名遍國邑即請是乞食比丘終身供養供養之福隨因受報若請眾僧就舍供養則妨廢行道道路寒暑勞苦後受報時要勞思慮出行求逐乃能得之若就住奉供養後受福報時便坐受自然是優婆塞信心淳厚辦具種種色香美食遣人往送日日如是沙門四種好惡難明如菴羅果生熟難知或有比丘威儀庠序徐行諦視而內具足貪欲恚癡破戒非法如菴羅果外熟內生或有比丘外行麤疎不順儀式而內具足沙門德行禪定智慧如菴羅果內熟外生或有比丘威儀麤穢破戒造惡內亦具有貪欲恚癡慳貪嫉妬如菴羅果內外俱生或有比丘威儀庠審持戒自守而內具足沙門德行戒定慧解如菴羅果內外俱熟彼乞食比丘內外具足亦復如是德行滿故人所宗敬爾時國中有一長者信敬三寶有一男兒心自思惟欲令出家當求善師而付託之所以爾者近善知識則增善法近惡知識便起惡法譬如風性雖空由栴檀林若瞻蔔林吹香而來風有

妙香若經糞穢臭屍而來其風便臭又如淨衣置之香篋出衣衣香若置臭處衣亦隨臭親近善友則善日隆親附惡友則惡增長是故我今當以此兒與此尊者令其出家念已即往白比丘言我此一子今使出家唯願大德哀納濟度若不能受當將還家爾時比丘以道眼觀此人出家能持淨戒增長佛法即便受之度為沙彌時優婆塞有一親善居士請優婆塞及其妻子合家奴婢明日客會時優婆塞晨朝念言今當就會誰後守舍我若強力課留一人所應得分我則負他若有自能開意住者我於會還當別投報優婆塞女即白父言唯願父母從諸僮使但行應請我堪後守其父喜曰甚善甚善今汝住守與我汝母正等無異於家損益心無疑慮於是合家悉往受請女便牢閉門戶獨住家內時優婆塞是日忽忽忘不送食爾時尊者心自念言日時向晚俗人多事或能忘不送食我今寧可遣人迎不即告沙彌汝往取食善攝威儀如佛所說入村乞食莫生貪著如蜂採華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汝今亦爾至家取食收攝根門莫貪色聲香味觸也若持禁戒必能取道如提婆達多雖多誦經以造惡毀戒墮阿鼻獄如瞿迦利誹謗破戒亦入地獄周利槃特雖誦一偈以持戒故得阿羅漢又戒即為入涅槃門受快樂因譬如婆羅門法若設長齋三月四月請諸高明持戒梵行諸婆羅門以簡擇請不得普故仇留為封印請者惋一婆羅門雖復高經性不清廉貪蜜甜故舐

封都盡明日至會所呈封乃入次是梵志無印欲入典事語言汝有封不答言我有以甜故舐盡語言汝今如是已足便不得前復貪小甜失四月中甘香美味及竟達嚙種種珍寶汝今如是莫貪小事破淨戒印失人天中五欲美味及諸無漏三十七品涅槃安樂無量法寶汝莫毀破三世佛戒污染三寶父母師長沙彌受教禮足而去往到其家打門作聲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為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姪欲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肩顧影深現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為有風病癲狂病羊癩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清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恒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金銀倉庫如毘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為此舍主我為汝婦供給使令必莫見違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當捨此身命不可毀破三世諸佛所制禁戒昔日比丘至姪女家寧投火坑不犯於姪又諸比丘賊所劫奪以草繫縛風吹日曝諸蟲咬食以護戒故不絕草去如鵝吞珠比丘雖見以持戒故極苦不說如海船壞下座比丘以守戒故授板上座沒海而死如是諸人獨佛弟子能持禁戒我非弟子不能持耶如來世尊獨為彼師非我師耶如瞻蔔華并胡麻壓油瞻蔔香若合臭花油亦隨臭我

今已得遇善知識云何今日當造惡法寧捨身命終不破戒汚佛法僧父母師長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汚辱我今定當於此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作爾乃相就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檀門戶得一剃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眾僧不捨和上阿闍梨亦不捨戒正為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勿頸死血流滂沛汚染身體時女怪遲趣門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撼頭髮爪裂面目宛轉灰土之中悲鳴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踰入開門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以爾有人侵汝汚辱汝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今若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我此獨守沙彌來至為師索食我欲心盛求媿沙彌冀從我心而彼守戒心不改易方便入房自捨身命以我穢形欲壞淨器罪釁若斯故我不樂父聞女言心無驚懼何以故知結使法爾故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汚赤如梅檀机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時彼國法若有沙門白衣舍死當罰金錢一千入官時優婆塞以一千金錢置銅盤上載

至王宮白言大王我有罰謫應入於王願當受之王答之言汝於我國敬信三寶忠正守道言行無違唯汝一人當有何過而輸罰耶時優婆塞具陳上緣自毀其女讚歎沙彌持戒功德王聞情事心驚悚然篤信增隆而告之言沙彌護戒自捨身命汝無辜咎那得有罰但持還舍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養沙彌即擊金鼓宣令國人前後導從往至其家王自入內見沙彌身赤如梅檀前為作禮讚其功德以種種寶莊嚴高車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眾香木闍毘供養嚴飾是女極世之殊置高顯處普使一切時會皆見語眾人言是女殊妙容暉乃爾未離欲者誰無染心而此沙彌既未得道以生死身奉戒捨命甚奇希有王即遣人命請其師廣為大眾說微妙法時會一切見聞是事有求出家持淨戒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二五）長者無耳目舌品第二十四 丹本為三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精舍與諸比丘大眾說法爾時國內有大長者財富無量金銀七寶象馬牛羊奴婢人民倉庫盈溢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終時彼國法若其命終家無男兒所有財物悉應入官王遣大臣攝錄其財垂當入官其女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官若其是男應為財主念已往白王言我父命終以無男故財應入王然今我母懷妊須待分身若苟是女入財不遲若或是男應為財主時波斯匿王住法平整即可所

白聽如其言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渾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又無手足然有男根即為作字名曼慈毘梨爾時是女具以是事往問於王王聞是已思惟其義不以眼耳鼻舌手足等而為財主乃以男故得為財主兒有男根應得父財即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爾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謹拂拭床褥供設飲食迎來送去拜起問訊譬如婢事大家比近長者觀其如是怪而問言夫婦之道家家皆有汝獨何為改操若茲女子對曰我父終沒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分身生我一弟無有眼耳舌及手足但有男根得為財主以是義故雖有諸女不如其一男是故爾耳長者聞已怪其如是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無有眼耳舌及手足而生富家為此財主佛告長者善哉問也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唯然樂聞佛告長者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成實常好布施賑救貧乏以其信善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為國平事諍訟典直由之取決是時國法舉貸取與無有券疏悉詣平事檀若世質以為明人時有估客將欲入海從弟尸羅世質多舉錢財以供所須時弟長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即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估客子從我舉錢入海來還應得爾許兄為明人我若終亡證令子得平事長者指言如是其弟長者不久命終時估客子乘船入海風起波浪船壞

喪失時估客子捉板得全還其本國時長者子聞其船壞空歸唯見此人便自念言此雖負我今者空窮何由可得須有當債時見此估客長者復與餘賈續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吉還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見我不從我債我舉錢時此人幼稚或能不憶或以我前窮故不債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眾寶服飾寶衣乘馬入市長者子見服乘如是心念此人似還有財當試從債即遣人語言汝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爾當思宜了估客自念所舉頓大重生累息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爾即持一寶珠到平事婦所自言夫人我本從尸羅世質舉少錢財其子來從我債今上一珠價直十萬若從我債可囑平事莫為明人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爾為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暮歸即便具白長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故故王立我為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時估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估客子更上一珠價直二十萬復往白言願使囑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彼若得勝雖復姪兒無一錢分此理可通爾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所白事亦可通願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我以可信得為平事若一妄語現世當為世所不信後世當受無量劫苦爾時長者有一男兒猶未能行其婦泣曰我今與汝共為夫妻若有死事猶望不違囑此小事直作一言當不相從我用活為若不見隨我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譬如人

噎既不得咽亦不得吐自念我唯有此一子若其當死財無所付若從是語今則不為人所信用將來當受無量苦惱迫蹴不已即便可之其婦歡喜語估客言長者已許估客聞之欣悅還家嚴一大象眾寶莊校著大寶衣乘象入市長者子見心喜念言是人必富服乘乃爾我得財矣即往語曰薩薄當知先所負錢今宜見償估客驚言我都不憶何時負君若相負者明人是誰長者子言若干日月我父及我手付汝錢平事為我明人何緣言不估客子言我今不念苟有事實當還相償尋共相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我父舉若干錢伯為明人我時亦見事為爾不答言不知其姪驚曰伯父爾時審不見聞不作是語此事可爾不以手足指是財耶答言不爾姪子恚曰以伯忠良王令平事國人信用我親弟子非法猶爾況於外人狂者豈少此之虛實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爾時平事長者今曼慈毘梨無有耳目渾沌者是由於爾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獄多受苦毒從地獄出五百世中常受渾沌之身由於爾時好布施故常生豪富得為財主善惡之報雖久不敗是故汝等當勤精進攝身口意莫妄造惡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有得初果至四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二六貧人夫婦疊施得現報品第二丹本為十五三十六

貌少雙其初生時細軟白疊裹身而生父母怪之召師占相師曰甚吉有大福德因為作字名曰叔離秦言白也叔離長大疊隨身大此女瑣瑣國內遠近競來媿求父母念言女年已大宜當嫁處即使工師為作瓔珞叔離問父鍛是金銀用作何等父告之言汝年已大欲嫁處汝故作環珞女白父言我欲出家不樂嫁去父母愛念不違其志尋為出疊欲作五衣女見復問欲作何等告言為汝作衣白父母言我此所著悉已具足更不須作唯願聽我時往佛所父母即將往詣佛所頭面作禮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頭髮自墮所著白疊尋成五衣付大愛道為比丘尼精進不久成阿羅漢道阿難白佛言叔離比丘尼本種何功德生長者家生與疊俱出出家不久得阿羅漢道佛告阿難諦聽善思吾今說之阿難言唯然佛言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毘婆尸與諸弟子廣度一切時王臣民多設供養作般遮于瑟有一比丘恒行勸化令詣佛所聽法布施時有女人名檀膩伽極為貧窮夫婦二人共有一疊若夫出行則被而往婦便裸住坐於草敷若婦被疊出外求索夫則裸坐草蓐勸化比丘次至其家見是女人因勸之言佛出難值經法難聞人身難得汝當聽法汝當布施廣說慳貪布施之報女人白言大德小住還入舍中語其夫言外有沙門勸我見佛聽法布施我等先世不布施故致此貧窮今當以何為後世資夫答之言我家貧困如是雖可有心當以何施婦言前世不施今致是

困今復不種後欲何趣汝但聽我我決欲施夫心自念此婦或能少有私產我當聽之即可之言欲施便施尋曰我意欲以此疊布施夫言我之與汝共此一疊出入求索以自存活今若用施俱當守死欲作何計婦言人生有死今不施與會當歸死寧施而死後世有望不施而死後遂當劇夫歡喜言分死用施婦即還出白比丘言大德可止屋下我當布施比丘答言若欲施者汝當面施為汝祝願叔離白言唯此被疊內無異衣女形穢惡不宜此脫即還入內遙於向下脫身上疊授與比丘比丘祝願持至佛所佛言比丘持此疊來比丘授佛佛自手受此疊垢汚時王眾會微心嫌佛受此垢疊佛知眾心而告之言我觀此會清淨大施無過於此以疊施者大眾聞已莫不悚然夫人歡喜即脫己身所著嚴飾瓔珞寶衣送與陀膩羈王亦喜悅脫身衣服送與其夫命令詣會毘婆尸佛廣為大眾說微妙法時會大眾得度者眾佛告阿難欲知爾時貧窮女人陀膩羈者今叔離比丘尼是由於爾時以清淨心疊布施故九十一劫所生之處常與疊生無所乏少隨意悉得緣於彼佛聞深妙法願解脫故今得遇我成阿羅漢是故汝等應勤精進聞法布施佛說是時得道者眾莫不歡喜頂戴奉行

(二七)迦旃延教老母賣貧品第二丹本為十六三十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阿梨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多財饒寶慳貪暴惡無有慈心時有一婢晨夜走使不得寧處小有違失便受鞭

捶衣不蔽形食不充體年老困悴思死不得時適持瓶詣河取水思惟是苦舉聲大哭時迦旃延來至其所問言老母何以悲泣懊惱乃爾白言尊者我既年老恒執苦役加復貧窮衣食不充思死不得以故哭耳迦旃延言汝若貧者何不賣貧母言貧那可賣誰當買貧迦旃延言貧實可賣如是我至三女人白言苟貧可賣我宜問方即言大德貧云何賣迦旃延言審欲賣者一隨我語答言唯諾告言汝先洗浴洗已告言汝當布施白言尊者我極貧困如今我身無手許完納雖有此瓶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授鉢與汝持此鉢取少淨水如教取來奉迦旃延迦旃延受尋為祝願次教受齋後教念佛種種功德即問汝有住止處不答言無也若其磨時即磨下臥舂炊作使即臥是中或時無作止宿糞堆迦旃延言汝好持心恭勤走使莫生嫌恨自伺大家一切臥竟密開其戶於戶內敷淨草座思惟觀佛莫生惡念爾時老母奉教而歸如勅施行於後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早起見婢命終悲而言曰此婢恒常不聽入舍今暮何故乃於此死即便使人草索繫脚拽置寒林中時彼天中有一天子有五百天子以為眷屬宮殿嚴麗爾時天子福盡命終此老母人即代其處生天之法其利根者自知來緣純根生者但知受樂爾時此女既生天中與五百天子娛樂受樂不知生緣時舍利弗在忉利天知此天子生天因緣問言天子汝因何福生此天中答言不知時舍利弗借其道眼觀見

故身生天因緣由迦旃延即將五百天子來至寒林散花燒香供養死屍諸天光明照耀村林大家見變怪其所由告令遠近詣林觀看見諸天子供養此屍即問天曰此婢醜穢生存之時人猶惡見況今已死何故諸天而加供養彼時天子具說本末生天因緣即皆迴詣迦旃延所時迦旃延為諸天人廣說諸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法出離為樂爾時彼天及五百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飛還天宮時諸會眾聞此法已各獲道迹乃至四果莫不歡喜頂戴奉行敬禮而去

(二八)金天品第二十七丹本此品在第五卷為第二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此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財寶無數生一男兒身體金色長者欣慶即設施會請諸相師令占吉凶時諸相師抱兒看省見其奇相喜不自勝即為立字字修越耶提婆晉言此兒福德極為純厚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如是其水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此如意即得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形容色狀殊姿越群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閻波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脩跋那婆蘇晉言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昱照人細滑光澤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珍寶衣服飲食稱適人情然彼長者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

要得賢士形色光暉如我女比。乃當嫁與共為婚姻。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復聞。女家時二長者各懷歡喜。即各相詣求為婚姻。娶婦已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往至舍食。食已攝鉢。具為長者金天夫妻廣演妙法。開解其心。金天夫妻及其父母。即時破壞二十億洞然之惡。心情開解。獲須陀洹果。爾時世尊便還精舍。於是金天與金光明。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許。俱往佛所稽首。佛足禮繞。竟求索入道。佛尋聽可。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於是金天在比丘眾。金光明比丘尼付大愛道。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一切功德。悉皆具足。阿難白佛言。不審世尊。金天夫妻本造何行。自生以來。多財饒寶。身體金色。端正第一。得此一井。能出一切。唯願如來。當具宣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號毘鉢尸佛。既滅度。遺法在世。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豪賢長者。見眾僧至。各競供設。衣被飲食。無有乏短。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思念。我父在時。財寶積滿。富溢難量。今者我身。貧困極甚。坐臥草蓐。衣不蓋形。家無升斗。何其苦耶。爾時雖富財寶無量。不遭斯等聖眾之僧。今既得值。無錢供養。思惟是已。愴然而啼。懊惱墮淚。墮婦臂上。婦見夫涕而問之。言有何不適。懊惱若是。智答婦言。汝不知耶。今有眾僧。適過此村。豪賢居士咸興供養。我家貧乏。獨無升斗。於

此眾僧不種善緣。今者貧困來世。又劇。我惟此已是。故泣耳。婦答智言。今當如何。正欲供養。無有財寶。雖有空意。不遂其願。婦語智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藏內。推覓財寶。若苟得之。當用供養。時夫如言。至故藏中。遍行推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于時其婦有一明鏡。即共合心。當用布施。置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中。以鏡著上。持至僧所。到已。至心用布施。僧於時眾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作福已竟。遇疾命終。生忉利天。佛告阿難。爾時貧人持一瓶水。布施僧者。今此金天夫婦是也。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錢。及一瓶水。并此明鏡。施眾僧。故世世端正。身體金色。容儀晃昱。殊妙無比。九十一劫。恒常如是。由于爾時。有信敬。故得離生死。逮得應真。阿難當知。一切福德。不可不作。如彼貧人。以少施。故乃獲如是無量福報。爾時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咸興施心。勤加福業。歡喜奉行。

（二九）重姓品第二十八 丹本為二十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中有豪長者。財富無量。唯無子。姓每懷悞。遲禱祠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值時。饑會。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酒自娛。父母持兒。詣其會所。父愛此兒。順坐擔舞。父舞已竟。母復擔之。歷坐擎騰。歡娛自樂。臨到河邊。意卒散亂。執之不固。失兒墮水。尋時博撮。竟不能得。于時父母。憐念此兒。

愛著傷懷。絕而復甦。其兒福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沈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僕輸大家。其奴日日。捕魚為業。值時。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抱與大家。大家觀看。而自慶言。我家由來。禱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收。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中得兒。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而語之言。此是我兒。我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言。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為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君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與二家評詳此事。卿二長者。各認此兒。今若與一於理。不可。更互共養。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兒。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于時。其兒白二父母言。我生以來。遭羅苦難。墮水。魚吞。垂死。得濟。今我至意。欲得出家。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其兒即辭。往至佛所。稽首。佛足。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

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毘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其如來。廣說大法。布施之福。持戒之福。聞已歡喜。信心猛烈。即從彼佛。受三自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財寶自恣。無有乏短。佛告阿難。欲知爾時長者。子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其爾時。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戒。故墮大水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沐浴清化。得羅漢道。爾時阿難。及與大眾。聞佛所說。遵修善行。敬重佛教。歡喜信受。頂戴奉行。

(三)○散檀寧品第二十九

丹本為二十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食自活。經歷年歲。厭心內發。而作是言。我等諸人。雖蒙僧福。得延餘命。苦事猶多。咸作是念。我等今者。寧可從佛。求索出家。共詣佛所。於是眾人。即共白佛。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諸人。生在下賤。蒙尊遺恩。濟活身命。既受殊養。貪得出家。不審世尊。寧可得。不爾時世尊。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淨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若好若醜。若男若女。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復如火。所至之處。山河石壁。天地所有。無大無小。一切萬物。其被燒者。無不焦燃。又復我法。猶如虛空。男女大小。貧

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時諸乞兒。聞佛所說。普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向佛。求索入道。世尊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即盡諸漏。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庶民之等。聞諸乞兒。佛聽入道。皆興慢心。而作是言。云何如來。聽此乞兒。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諸人。儻修福業。請佛眾僧。供養食時。奈何。令此下賤之徒。坐我床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名曰祇陀。施設供具。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因令白佛。所度乞兒。作比丘者。我不請之。慎勿將來。佛便受請。明日食時。佛及眾僧。當應請時。告諸乞兒比丘。吾等受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羅越。取自然成熟粳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粳米。時諸比丘。如命。即以羅漢神足。往彼世界。各自取滿鉢。還來攝持。威儀自隨。次第乘虛。而來如鴈王飛。至祇陀家。隨次而坐。各自自食。於時太子。覩眾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世尊。此諸聖賢。大德之眾。威神巍巍。眾相具足。為從何方。而來至此。甚可欽敬。唯願如來。今當為我。說其徒眾。本末因緣。佛告祇陀。汝若欲知者。善思聽之。當為汝說。此諸比丘。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吾及眾僧。向者欲來。應太子請。此諸比丘。以不請故。往鬱多越。取自然粳米。而自食之。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懊惱自噴。我何愚蔽。不別明闇。又復言曰。世尊功德。難可思議。此諸乞兒。於此國

中。最為下賤。今日乃得。稟受清化。最蒙洪潤。既受現世安樂。身福復獲。永世無為之樂。如來今日。所以出世。但為此輩。更不存餘。又復世尊。不審此徒。往古世時。種何善行。修何功德。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從生已來。乞食自活。困苦乃爾。世尊慈愍。幸見開示。佛告之曰。若欲知者。宜善聽之。吾當為汝具足解說。如是本末。諾當善聽。爾時世尊。便告祇陀。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國有一山。名曰利師晉言。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辟支佛。依其住止。假使復無辟支佛時。有諸五通學仙之徒。復依止住。終無空廢。爾時山中有辟支佛。二千餘人。恒止其中。於時彼國。有火星現。是其惡災。此星已現。十二年中國。當乾旱。無有天雨。不得種植。國必破矣。是時國內。有一長者。名散陀寧。其家巨富。財穀無量。恒設供具。給諸道士。時千快士。往至其家。求索供養。而作是言。我等諸人。住在彼山。值國枯旱。乞食。得長者。若能供我食者。當住於此。若不見與。當至餘方。長者於時。即問藏監。今我藏中。所有穀米。足供此諸大士。食不吾欲。請之。藏監對曰。唯願時請。所有穀食。饒多足供。長者即請千辟支佛。飯食供養。彼殘千人。復詣其家。亦求供養。長者復問其藏監。曰。卿所典藏。穀食多少。更有千人。亦欲設供。足能辦不。其藏監言。所典藏食。想必足矣。若欲設供。宜可時請。於時長者。即便請之。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執作食具。經積

賢愚經卷第六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三二）○月光王頭施品第三十 丹本此品却在五卷為二十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園中。爾時世尊告賢者阿難。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吾四神足極能善修。如來今者當壽幾許。如是至三。於時阿難為魔所迷。聞世尊教。默然不對。又告阿難。汝可起去靜處思惟。賢者阿難從坐而起。往至林中。阿難去後。時魔波旬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處世教化已久。度人周訖。蒙脫生死。數如恒沙。時年又老。可入涅槃。於時世尊取地少土著於爪上。而告魔言。地土為多。爪上多耶。魔答佛言。地土極多。非爪上土。佛又告言。所度眾生如爪上土。餘殘未度如大地土。又告魔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於時波旬聞說是已。歡喜而去。爾時阿難於林中坐。忽然眠睡。夢見大樹普覆虛空。枝葉鬱鬱。花果茂盛。一切群萌靡不蒙賴。其樹功德種種奇妙。不可稱數。旋風卒起。吹激其樹。枝葉壞碎。猶如微塵。滅於力士所住之地。一切群生莫不悲悼。阿難驚覺。怖不自寧。又自思惟。所夢樹者。殊妙難量。一切天下咸賴其恩。何緣遇風碎壞。如是。而今世尊覆育一切。猶如大樹。將無世尊欲般涅槃。作是念。已甚用戰懼。來至佛所。為佛作禮。而白佛言。我向所夢如斯之事。將無世尊欲般涅槃。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吾後三月當般涅槃。我向問汝。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吾四

年歲厭心便生。並作是說。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之等。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時此人養一狗子。若往白時。狗子逐往。日日如是。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來請。便至其家。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即令諸作人。齎持作器。勤力耕種。大麥小麥。一切食穀。悉皆種之。經數時間。所種之物。盡變為瓠。長者見已。怪而問之。諸大士曰。此事無苦。但勤加功。隨時澆灌。如言勤灌。其後成熟。諸瓠皆大。加復繁盛。即劈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合家藏積。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所獲果實。之報將由斯等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大士聽之。悔過已竟。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檀寧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是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往白時到人者。優填王是也。時狗子者。由其吠故。世世好音。美音長者是也。爾時五百作食之人。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感佛功德。剋心精勤。有得初果及第四果者。復有專修快士行者。復有興心求佛道者。各各精勤。求遂本心。歡喜踊躍。頂戴奉行。

賢愚經卷第五

神足極能善修。如來今日能壽幾何。如是滿三而汝不對。汝去之後。魔來勸我。當取涅槃。吾已許之。阿難聞此。悲慟迷荒。悶惱惘塞。不能自持。其諸弟子。展轉相語。各懷悲悼。來至佛所。爾時世尊告於阿難及諸弟子。一切無常。誰得常存。我為汝等。應作已作。應說已說。汝等但當勤精修集。何為憂感。無補於行。時舍利弗聞于世尊。當般涅槃。深懷歎感。因而說曰。如來涅槃。一何疾耶。世間眼滅。永失恃怙。又白佛言。我今不忍見於世尊。而取滅度。今欲在前而入涅槃。唯願世尊當見聽許。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一切賢聖。皆常寂滅。時舍利弗得佛可已。即整衣服。長跪膝行。繞佛百匝。來至佛前。以若干偈讚歎佛已。捉佛兩足。敬戴頂上。如是滿三。合掌侍佛。困而言曰。我今最後見於世尊。又手肅敬。却行而去。將沙彌均提。詣羅閱祇至本生地。到已。即勅沙彌均提。汝往入城。及至聚落。告國王大臣。舊故知識。諸檀越。輩來共取別。爾時均提禮師足已。遍行宣告。我和上舍利弗。今來在此。欲般涅槃。諸欲見者。宜可時往。爾時阿闍世王及國豪賢。檀越四輩。聞均提語。皆懷慘悼。異口同音。而說是言。尊者舍利弗法之。大將。眾生之類。之所親仰。今般涅槃。一何疾哉。各自馳奔。來至其所。前為作禮。問訊已竟。各共白言。承聞尊者欲捨身命。至于涅槃。我曹等類。失於恃怙。時舍利弗告眾人言。一切無常。生者皆終。三界皆苦。誰得安者。汝等宿慶。生值佛世。經法難聞。人身難得。念勲福業。